

論十三世紀英格蘭女性的遺產訴訟

盧省言*

本文旨在探討十三世紀英格蘭女繼承人如何在法庭上爭取自己的繼承分，及其所遭遇的挑戰與所做出的回應。和長子繼承制不同，女兒作為繼承人必須和姐妹們均分財產，而這項規定使得姐妹之間的遺產紛爭屢見不鮮。學界目前對於女繼承人的研究多著重貴族女性，因此本文利用皇家法庭之訴訟紀錄做案例分析，研究社會中間階層之女繼承人的遺產訴訟，並深入探討以下幾點：(一)女繼承人遺產訴訟的策略五花八門：她們如何透過互相合作或相互抗衡在法庭上進行攻防戰；(二)丈夫及家族利益對女性處分自身繼承分之影響；(三)在十三世紀這一百年間，女性繼承人對自身財產權控制的變化。藉由討論以上三點，本文試圖描繪平民階層之女繼承人在遺產訴訟裡的樣貌，以及法律如何以家族利益限縮女性處分自身繼承分的權利。

關鍵詞：女繼承人、中世紀婦女、女兒均分財產、《格拉斯特法令》、《第二西敏寺法令》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一、前言¹

1227 年，理查·皮理(Richard de Pirie)及其妻子莎拉(Sara)來到法庭控告莎拉的兩位妹妹：艾維西亞(Avicia)以及茱莉亞(Julia)。艾維西亞和其丈夫拉斐爾(Ralph)，一起列為被告，茱莉亞則是獨自出庭。理查跟莎拉主張他們擁有以下標的物的權利：一農舍房屋(messuage)加上其附屬權利的一半以及 6 英畝地。系爭土地為三姐妹的哥哥威廉(William de Easton Neston)過世後所留下來的不動產。而後理查跟莎拉進一步爭論，因為莎拉是長女，該房屋及其周邊土地應歸屬於莎拉。

莎拉的妹妹們則反擊道，威廉的遺囑裡指示由莎拉以長女的身分分配遺產予妹妹們，但莎拉將比較好的土地分配給自己。而且現在三姐妹所擁有的繼承分都是莎拉及理查分配的，他們沒有權利反悔且要求重新分配。²

這件 1227 年的案子幾乎囊括了大部分十三世紀英格蘭女繼承人在分割遺產時會遇到的問題，而讀者從這個案子裡或許能推論出以下幾點：(一)中世紀英格蘭女人們有權繼承遺產。(二)姐妹們之間共同繼承遺產。(三)長女有繼承「特定財產」的權利。³

¹ 本文深入探討的 16 件案例中，15 件為平民。全文穿插討論貴族女繼承人，以作全面的觀察。關於平民之定義，見註腳 15。

² *Curia Regis Rolls: Preserved in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vol. 12 (London: HMSO, 1922-1979), 379-380. 此案會在後詳述，最終結果未收錄。《皇家法院卷錄》(*Curia Regis Rolls*)在本文註腳內將以縮寫 *CRR* 簡稱。

³ 有關中世紀英格蘭女性繼承之法律會在之後詳述。又，本文所討論之繼承分將集中在不動產。因動產之繼承及交易較少留下紀錄，因此多就不動產討論。惟一點需注意，在中世紀英格蘭，人們所繼承之遺產不只限於動產及不動產。以貴族來說，他們可繼承頭銜、職位以及指派教堂神職人員之權利。出身上層的貴族女性通常不繼承頭銜，若為獨生女，頭銜有時候也

中世紀英格蘭大致上實施長子繼承制，父母親所有財產由長子繼承。⁴但若被繼承人沒有從己身所出之男性繼承人呢？⁵意即，在沒有兒子只有女兒的情況下，女兒們該如何繼承呢？根據約在 1130 年左右頒布的《法令》(Statutum Decretum)，沒有男性繼承人時，由女兒繼承；若有多位女兒，則女兒們均分遺產。⁶和長子繼承制相比，女性的均分遺產更容易成為女繼承人間紛爭的來源。⁷除了女兒們之間對於如何「均分」繼承分各有不同意見之外，丈夫此一角色也使得共同女繼承人間的繼承訴訟更加複雜，因為女性結婚後，丈夫可不經妻子的同意

會傳至其他旁系男性繼承人。但也有例外。以後面提到的瑪格麗特·昆西(Margaret de Quency, 1206-1266)的母親哈娃斯(Hawise, 1180-1243)為例，其哥哥將林肯郡伯爵頭銜指派給她，因此哈娃斯成為林肯郡伯爵夫人(Countess of Lincoln suo jure)。因為伯爵夫人的稱號並不是靠婚姻而是靠繼承而來，因此稱作「本於自身權利」(“suo jure” [in her own right])。瑪格麗特就從母親哈娃斯身上繼承了林肯郡伯爵夫人之頭銜。

⁴ 長子繼承制在盎格魯薩克遜時期的英格蘭並非唯一且主流的繼承方式。根據《末日審判書》(*The Domesday Book*)的記載，許多地區的繼承方式為兒子均分遺產。在諾曼征服後的英格蘭也有幾個區域奉行兒子均分遺產之習慣(parage)，例如：肯特郡(Kent)、諾福克郡(Norfolk)以及北安普敦郡(Northampton)。Frederick Pollock and F. W. Maitland, *The History of English Law before the Time of Edward I*, vol.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263-270.

⁵ 「從己身所出」即直系卑親屬，例如：兒子及女兒。反之為「己身所從出」，意即直系尊親屬，例如：父母。用語參考我國《民法》第 967 條。「全國法規資料庫」，<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Rela.aspx?PCODE=B0000001&FLNO=1122&ty=L>，擷取日期：2020 年 5 月 31 日。

⁶ 《法令》有可能是一明訂法條或是法院的決定。John Hudson,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Laws of England*, vol. 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353.

⁷ James C. Holt, *Colonial England, 1066-1215* (London: The Hambledon Press, 1997), 249.

而處分她們的財產，意即，妻子的財產就如同丈夫的財產。因此，法庭上有關女繼承人們的繼承糾紛時常因丈夫的處分而複雜化。⁸

目前學界對中世紀英格蘭女繼承人的研究多集中在貴族，因為留下的史料較多也較完整，例如：瑪格麗特·昆西(Margaret de Quency, 1206-1266)、伊莎貝·佛茲(Isabel de Forz, 1237-1293)以及菲瑞爾七姐妹(the Ferrers Sisters)。⁹這些貴族女繼承人們在法庭上留下不少分配及處分遺產的紀錄。學者米契兒(Linda E. Mitchell)就以菲瑞爾家族(the Ferrers)為例，探討菲瑞爾七姐妹從母親西碧(Sibyl Marshal, 1209?-1254)那共同繼承大筆財產後所發生的遺產訴訟，並檢視姐妹們如何透過訴訟或是處分來管理其繼承分。¹⁰

米契爾發現，雖然七姐妹之間對簿公堂的狀況屢見不鮮，但她們也透過互相交換或是買賣彼此的繼承分，讓遺產只在親族間流通，不落外人田。例如 1300 年，七姐妹之一的西西莉(Cecily)以 1,000 鎊的價格買下另一姐妹西碧(Sibyl)的繼承分。¹¹而後，當姐妹們與五位亡舅們留下的三位寡婦發生訴訟糾紛時，她們選擇一致對外，對抗這些寡婦。在共同法下，寡婦得擁有其亡夫留下的財產中的三分之一，或是一筆亡夫在結婚

⁸ 因丈夫處分妻子財產而造成的遺產糾紛將於本文第五節詳述。

⁹ 七姐妹按照年齡大小分別為：艾格尼斯(Agnes)、伊莎貝(Isabel)、茉德(Maud)、西碧(Sibyl)、艾莉諾(Eleanor)、瓊(Joan)、阿加莎(Agatha)。Linda E. Mitchell, *Portraits of Medieval Women: Family, Marriage, and Politics in England 1225-1350*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12.

¹⁰ 菲瑞爾姐妹所繼承的遺產包含多個在在多塞特郡(Dorset)、肯特郡(Kent)、威爾特郡(Wiltshire)、貝德福郡(Bedfordshire)、以及諾福克郡(Norfolkshire)的城鎮、城堡及莊園，另外還有愛爾蘭的基爾戴爾城(Kildare)。除了不動產及動產之繼承權，其他可作為繼承分的權利還包括：土地及房屋稅、收入、勞務、指派教區行政官權利等等。Mitchell, *Portraits of Medieval Women*, 13.

¹¹ Mitchell, *Portraits of Medieval Women*, 13-25.

當天承諾她的確切土地，該權利稱作亡夫遺產權(dower)。¹²

除了米契爾之外，還有幾位學者曾就英格蘭女繼承人深度討論。米爾森(S. F. C. Milsom)於〈十二至十三世紀英格蘭的女性繼承〉(“Inheritance by Women in the Twelfth and Early Thirteenth Centuries”)裡，就女性繼承模式、女繼承人和領主之間的效忠問題詳細論述，並闡述法律如何針對日漸增加的女性遺產訴訟，發展出不同訴訟的令狀。¹³另一重要學者為霍特(James C. Holt)，在其〈早期中古英格蘭的封建社會與家庭：女繼承人以及外來者〉(“Feudal Society and the Family in Early Medieval England: IV. The Heiress and the Alien”)中，從家庭及經濟的角度分析女繼承人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他認為，女性能夠繼承只是為了填補男性繼承人的空缺，使家族遺產能夠完整地繼承。霍特進一步質疑，當時的最權威法律匯編——《論英格蘭王國之法律及習慣匯編》(*Tractatus de Legibus et Consuetudinibus Regni Angliae qui Glanvilla Vocatur*)，在女性繼承模式上刻意傳遞錯誤資訊。霍特推測，該匯編的作者羅納夫·葛蘭維爾(Ranulf de Glanvill, ?-1190)因本身有三個女兒，而為了規避必須上繳給領主的稅，他將原本由一位女兒繼承的模式改成女兒均分，並在向領主效忠方面規範只需由長女代替妹妹們效忠即可。¹⁴

¹² 在菲瑞爾七姐妹對抗的三位寡婦裡，有兩位特別重要：埃利諾·金雀花(Eleanor Plantagenet, 1215-1275)以及瑪格莉特·昆西。前者為英王亨利三世的妹妹，後者為則是林肯郡伯爵夫人。學者米契爾指出，在面對十三世紀最有權勢及財力的寡婦時，七姐妹必須暫時放下彼此間的遺產紛爭，聯合起來對付亡舅們的遺孀。Mitchell, *Portraits of Medieval Women*, 17-20.

¹³ Stroud F. C. Milsom, “Inheritance by Women in the Twelfth and Early Thirteenth Centuries,” in *On the Laws and Customs of England: Essays in Honor of Samuel E. Thorne*, edited by Morris S. Arnold and other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1), 231-260.

¹⁴ Holt, *Colonial England, 1066-1215*, 247; James C. Holt, “Feudal Society and the Family in Early Medieval England, IV: The Heiress and the Alien,” *TRHS*,

上述學者們的作品皆為中古英格蘭女繼承人提供豐富的研究，但其研究對象多為貴族，因為其留下的史料較多，包括訴訟、書信、傳記、行政紀錄等等。而平民多因無足夠財力及資源購買訴訟令狀以持續訴訟，因此留下的訴訟紀錄不如貴族完整，也因此相關研究對於平民女繼承人的遺產訴訟認識有限。這也引發一個問題：平民女繼承人在均分遺產訴訟裡，會遇到何種和貴族不同的困難與挑戰？¹⁵為了填補學界在平民女繼承人方面研究的空缺，本研究將以十三世紀此一百年間作為研究斷代，並利用皇家法庭紀錄做案例分析，探討女繼承人在此時間內對財產權控制的變化。

雖然相較於貴族，平民難以在歷史上留下屬於自己的文字紀錄，但現存的中世紀法庭紀錄剛好彌補了這方面的不足。透過訴訟紀錄，本文將以個案分析，探討每一位女繼承人在繼承遺產上所受之挑戰及其應對，並提供來自社會中間階層的視角，檢視法律如何形塑女性在家庭權力結構裡的角色。又，以法律史的觀點來看，訴訟紀錄讓讀者

5th series, 35 (1985), 1-28. 關於效忠問題，將於第三節詳述。

15 中世紀英格蘭人的階層分類若以最簡單的劃分方式可大致區分為兩類：自由以及不自由。不自由的人包含農奴(villeins)及僕役(slaves)。人口階級的組成及名稱隨著時間推進不斷變化，例如：公爵一詞(Duke)最早出現於十四世紀。本文以十三世紀的人口結構做說明。自由人從最上面開始算起為王室成員及貴族，貴族分類依序為：伯爵(earls 以及 counts)、男爵(barons)、騎士(knights)。而中間階層(本文所稱的「平民」)包括：自耕農(yeomen)、商人(merchants)、工匠(skilled workers)、自由之農民(freemen)。除此之外，還有神職人員。因神職人員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內，因此不做贅述。而本文討論之案子的訴訟人擁有不同大小的土地面積，小至一房屋，大至三百英畝。貴族們所擁有的土地則比三百英畝大得多，以後面會提到的格拉斯特郡及赫特福郡伯爵夫人萊德(Maud de Clare, 1223?-1289)為例，她的嫁妝為一莊園，而莊園的平均面積為一千兩百至一千八百英畝。Hudson,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Laws of England*, vol. 2, 750-751.

看見「個人」及「差異」，而正是這些差異性，反映法律在法庭上如何執行，進而使女性在法律史上的樣貌更為立體。

二、共同法(the Common Law)與女性法律地位

在深入探討平民女繼承人的訴訟紛爭前，先簡述影響女性繼承的背景，包括共同法之發展、女性法律地位以及本研究針對此背景所使用之研究方法。自十二世紀末至十三世紀，共同法逐漸發展，相關文書及法庭紀錄日益豐富。又，英格蘭頒布許多法條及判決，對女性的財產權影響深遠，包括《大憲章》(Magna Carta, 1225)¹⁶、《法令》(Statutum Decretum, 1130)、《莫頓法令》(the Statute of Merton, 1236)、《格拉斯特法令》(the Statute of Gloucester, 1278)以及《第二西敏寺法令》(the Statute of Westminster II, 1285)。

中古英格蘭的法庭可分成皇家法院(Curia Regis, the King's Court)及地方領主的法庭(manorial courts 或 lord's court)，而本文所分析案例均來自皇家法院，包括民訴法庭(the Common Bench)、王座法庭(the King's Bench)、巡迴法庭(Itinerant Justice)以及財政署(the Exchequer)。自 1178 年開始，亨利二世(Henry II, r. 1154-1189)將全國分作六區，定期地發起巡迴法庭，派遣法官(Justices)至各地聆聽並對訴訟作判決，同時法官也收集各地習慣，做成法律匯編，稱作共同法。¹⁷

自此之後，各地的審判必須以共同法匯編為判決依據，其中最知

¹⁶ 本文選用 1225 的《大憲章》版本，因其有關女性財產權部分自此版本之後於十三世紀內並無明顯更動。

¹⁷ 當時的財政署除了主掌稅收及其他皇家收入來源，也負責審判一般民事案件。Paul Brand, *The Making of the Common Law* (London: Hambledon Press, 1992), 80-84.

名的匯編為《論英格蘭王國之法律及習慣匯編》及《論英格蘭之法律及習慣》(*De Legibus et Consuetudinibus Angliae*)。¹⁸前者為亨利二世時期的首席法官(Chief Justice)羅納夫·葛蘭維爾所撰，該書除了詳述英格蘭各地的習慣之外，還闡述各種訴訟程序。¹⁹後者則是由自 1245 年開始擔任巡迴法院之法官亨利·勃克頓(Henry de Bracton, 1210-1268)編纂，書裡除了重述《論英格蘭王國之法律及習慣匯編》之內容，也加入許多法庭案例以及勃克頓自己對於法律原則的釋義。²⁰

當判決有了較為統一的標準後，皇家法庭所處理的案件量開始逐步增加。為了應付增加的民事及刑事案件，今日為大家所熟知的民訴法庭約於 1170 年代末從財政署獨立出來。最遲至 1179 年，所有終審紀錄才不再顯示裁判法院為財政署(*ad Scaccarium*)，代表民訴法庭至

¹⁸ Curia Regis (king's court)最早在諾曼地意指國王的法庭，而後泛指自英格蘭衍生出的皇家司法系統，本文翻譯參考王澤鑑主編之《英美法導論》。David Crook, *Records of the General Eyre Public Record Office Handbook* (London: HMSO, 1982), 1. 王澤鑑主編，《英美法導論》(臺北：元照出版，2020)，頁 29-32。

¹⁹ Ranulf de Glanville, *Tractatus de Legibus et Consuetudinibus Regni Angliae qui Glanvilla Vocatur. The Treatise on the Laws and Customs of the Realm of England, Commonly Called Glanvill*,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G. D. G Hall (London: Nelson, 1965); Sarah Tullis, "Glanvill after Glanvill: The Afterlife of a Medieval Legal Treatise," in *Laws, Lawyers and Texts: Studies in Medieval Legal History in Honour of Paul Brand*, edited by Susanne Jenks, Jonathan Rose and Christopher Whittick (Leiden: Brill, 2012), 327-360.

²⁰ Henry de Bracton, *De Legibus et Consuetudinibus Angliae*, edited by George E. Woodbine, revised and translated by Samuel E. Thorne, 4 vol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1977). 晚近研究多認為勃克頓並非《論英格蘭之法律及習慣》之單一作者，而是編纂者。Paul Brand, "The Date and Authorship of Bracton: A Response," *The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 31:3 (2010): 217-244.

此已奠定其負責審判案件的司法功能。²¹而在十四世紀後主要負責刑事案件的王座法庭在約翰王時期(King John, r. 1199-1216)就已存在，國王會把和自己有利害關係，或是自己感興趣的案子從民訴法庭移到王座法庭審判。但一直要到亨利三世時期(Henry III, r. 1216-1272)，王座法庭(King's Bench)才明顯發展。至 1236 年時，王座法庭已能穩定地審理案件，並糾正民訴法庭在訴訟程序上之錯誤。²²

從 1196 到 1250 年代，王座法庭以及民訴法庭的案子收錄在共計 20 卷的《皇家法院卷錄》(*Curia Regis Rolls*)裡，由拉丁文寫成，為本研究的主要史料。²³除此之外，作為法律報告(Law Reports)的《年鑑匯報》(*Year Books*)也是本文使用的重要史料，其以拉丁文或盎格魯—諾曼文寫成，並以「對話」之形式，逐字紀錄原被告雙方的論點，也紀錄下法庭所派任的訴訟代理人(searjeants)及法官(justices)之名字。反之，《皇家法院卷錄》裡逐字記錄案件的不多，多數只列出雙方論點的重點，此即學者沃克(Sue Sheridan Walker)所指出，法庭上真正的「好戲」其實都在《年鑑匯報》裡。²⁴《年鑑匯報》從愛德華一世(Edward I, r. 1272-1307)在任時期開始記錄至今，補足《皇家法院卷錄》只紀錄到 1272 年的缺點。以上兩者為本研究個案分析的主要來源。²⁵

²¹ Brand, *The Making of the Common Law*, 83-93.

²² Ralph V. Turner, "The Origins of Common Pleas and King's Bench,"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 21:3 (July 1977): 245-251.

²³ 此系列也收錄 1250 年前就提起訴訟，但遲至 1272 才解決之案件。1273 年至 1874 年間民訴法庭之案件以拉丁文手稿形式收錄在倫敦的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Brand, *The Making of the Common Law*, 87-93.

²⁴ Sue Sheridan Walker, "'Litigant Agency' in Dower Pleas in the Royal Common Law Courts in Thirteenth and Early Fourteenth Century England,"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 24:3 (December 2003): 217-219.

²⁵ 除上述案件之外，本文有引用幾例來自於巡迴法庭之案件。惟該筆史料為未經翻譯之拉丁文手稿，至今未編纂成冊，因此本文還未對該筆史料大量

在法庭上，中世紀英格蘭的未婚女性或是寡婦擁有完全的訴訟能力，既能獨自提起訴訟，也能獨自成為被告。²⁶但結婚後，妻子必須在丈夫的陪同下才能至法庭訴訟，也無法獨自處分財產或經營事業。如同躲在丈夫的影子裡，歷史學者們稱此現象為「因已婚而無獨立行為能力之婦女」(*femme covert*)。與之相對應的概念為「有獨立行為能力之婦女」(*femme sole*)，意指可以單獨和他人簽訂合約、擁有自己的事業、獨自訴訟並且能不需丈夫同意即可處分自己財產的女性。此類女性包含單身成年女性、婚姻無效之後的女性以及寡婦。「因已婚而無獨立行為能力之婦女」及「有獨立行為能力之婦女」的概念發源自十四世紀的倫敦。事實上，「有獨立行為能力之婦女」最初是形容能以個人名義經營事業、租賃店面、在債務上為完全行為能力人，並且能不在丈夫陪同下獨自上法庭的已婚婦女，因為她們所擁有的能力就如同單身女性般。²⁷

當婚後的女性為訴訟主體時，她必須在丈夫的陪同下訴訟，兩人

翻譯，只就本文所涉及部分提供相關之案例，因此不列為本文主要引用史料。該史料目前藏於倫敦國家檔案館，編號 JUST 1，並由「盎格魯-美國法律史協會」(Anglo-American Legal Tradition)以翻拍方式收錄於該協會網站，本文所翻譯之 JUST 1 案件皆來自於此網站。Angelo-American Legal Tradition, <http://aalt.law.uh.edu/IndexPri.html>, accessed May 31, 2020.

²⁶ Walker, “‘Litigant Agency’ in Dower Pleas in the Royal Common Law Courts,” 216.

²⁷ Marjorie K. McIntosh, “The Benefits and Drawbacks of Femme Sole Status in England, 1300-1630,” *The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44:3 (July 2005): 410-438; Caroline Barron, “The ‘Golden Age’ of Women in Medieval London,” *Reading Medieval Studies* 15 (1989): 40; 胡芷妍，〈單身非邊緣——試析三十份中古晚期倫敦未婚女性遺囑〉，《新史學》，26：4(臺北，2015)，頁188-190。

在法庭上被視為「一個單位」(a unity)。²⁸當妻子被「掩蓋」(covered)在丈夫的身分之下，我們無法從案件紀錄中看出其「能動性」(agency)，因為法庭紀錄無法告訴讀者該訴訟是妻子還是丈夫發起的。例如：丈夫對於妻子的姐妹的繼承分有異議，因此促使妻子向其姐妹提起遺產訴訟，那麼這位妻子一開始就不算有能動性。又，至十三世紀中葉，皇家法庭派遣代理人幫助訴訟者打官司已成常態，讀者難以從紀錄中分辨訴訟人的爭論及意見是他們自己的還是代理人給的，訴訟人本身的能動性因而難以衡量。²⁹在此限制下，有關女性訴訟者的能動性，我們只能以假設或推論的方式來討論。³⁰

除了無法探究當事人本意之外，法庭史料還有其他限制。在英格蘭的皇家法律系統下，不自由的農民(villeins)無法在皇家法院訴訟，他們只能在其隸屬領主的法庭打官司。因此，本研究討論的對象不包含不自由農民，無法涵蓋所有階層的經驗。³¹又，共同法雖又稱判例法，在十三世紀時，英格蘭的司法還未建立起一套完好的判例檢索系統，讓法官查詢先前相似的判例，因此判案標準還是依據法條或是法律匯編。也因如此，造成許多審判結果先後不一致的狀況。

²⁸ Pollock and Maitland, *The History of English Law before the Time of Edward I*, vol. 2, 400.

²⁹ 英格蘭的律師(serjeant 以及 attorney)約到十四世紀後才有系統性的發展成一職業。最遲至 1260 年代，以訴訟代理人(serjeants)上法庭訴訟或給予訴訟建議已成常態，這類的代理人由皇家法院派遣。民間的訴訟代理人(attorney)至 1290 年後才有明顯發展。因此，本文不使用「律師」一詞，而改以「代理人」統稱所有訴訟代理人。Paul Brand, *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Legal Profession* (Oxford: Blackwell, 1992), 14-18.

³⁰ 有關此問題，法律史學者沃克以寡婦為例，提出「訴訟者能動性」(Litigant agency)理論。Walker, "'Litigant Agency' in Dower Pleas in the Royal Common Law Courts," 215-236.

³¹ 關於十三世紀英格蘭人民之階級，請參考註腳 15。

十三世紀的法律匯編和法條規範了個人的權利義務，但實體法及程序法究竟如何執行，則必須分析判例才可得知。本文將研究 16 件遺產糾紛案，都和女性繼承人有關，探討每一案件的訴訟過程及結果，並討論其與法律匯編、法條的異同。本文分兩大層次進行：從女性繼承模式開始，討論女性在均分遺產上所遭遇的困境及其應對，並剖析平民女繼承人和貴族女繼承人在繼承上有何不同。第二部分承接第一部分，擴大討論女性繼承分對丈夫及夫家的影響，以及在家族利益下，妻子處分自身繼承分的能力，以及丈夫對其處分能力之影響。除此之外，本文也將深入討論幾條對女性財產權影響深遠的法條，包括亨利一世(Henry I, r. 1100-1135)的《即位憲章》(Coronation Charter, 1100?)、《法令》、《大憲章》、《格拉斯特法令》以及《第二西敏寺法令》，並剖析此一百年間法律如何逐步以繼承人及家族利益為由，有限度地給予婦女權利。宏觀的來看，本文所探討的這 16 件訴訟雖然無法代表所有平民女繼承人的經驗，但本文希望提供從法律史及性別史出發的視角，藉由探討女性繼承人對財產權控制的變化，使讀者看見法律如何塑造女性在家庭權力結構下的位置。

三、均分遺產下女性所面對之挑戰與回應

1130 年，《法令》頒布並規範了女性繼承的規則：在沒有男性繼承人時，遺產由女兒們均分。³²至今學界仍未能掌握明確史料，足以

³² “*nec potest maior natu iuniori medietatem hereditatis nisi vi et iniuria auferre.*”

見 F. M. Stenton, *The First Century of English Feudalism*, 2nd edition (Oxford, 1961), 38-41. 學界至今還不能確定《法令》為一立法或是法院的決議，學者霍特認為，《法令》裡關於女性繼承的規定為一突然且刻意的政策。Holt, “Feudal Society and the Family in Early Medieval England, IV,” 8-10; Hudson,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Laws of England*, vol. 2, 353.

解釋《法令》如此規定的原因。學者米爾森推測，此規定是為了女性未來的丈夫而設計。當所有女兒都能分配到繼承分時，其丈夫們也能從中受惠。只要婚姻關係存續，丈夫能不經妻子同意而處分其繼承分。但在《法令》之前，未有明確史料指出英格蘭的女性繼承以均分為主，甚至亨利一世的《即位憲章》第三章中的法條暗示，若被繼承人於死亡時無兒子，其遺產只能由一位女兒繼承。³³但到了十二世紀末，葛蘭維爾在《論英格蘭王國之法律及習慣匯編》中明確提到，若為女性繼承，由女兒們均分遺產，不依循長子繼承的模式。³⁴由此可知，《即位憲章》、《法令》及《論英格蘭王國之法律及習慣匯編》對於女性繼承規範並不相同，而此不一致的情形到了十三世紀仍存在。茲以下幾件案子說明女性繼承紊亂的狀況。

1200 年時，湯瑪斯(Thomas)以其妻子阿加莎(Agatha)代理人的身分到法院，就阿加莎的應繼分對威廉·霍頓(William de Houton)提出遺產訴訟。湯瑪斯主張，其妻子阿加莎應擁有某一卡魯特之地(carucate)與其附加權利。該地原為阿加莎的外祖父加德溫(Godwin)的遺產，之後由阿加莎的母親加德(Gode)繼承，而後再傳至阿加莎身上。³⁵但該土地目前由被告威廉占有。威廉反駁道，加德溫有兩個女兒，一為加德，一為娃希林

³³ “*si mortuo barone vel alio homine meo filia haeres remanserit, illam dabo consilio baronum meorum cum terra sua.*” See Early English Law, “Henry I’s coronation charter (Hn cor),” <https://earlyenglishlaws.ac.uk/laws/texts/hn-cor/view/#edition-3/edition-1>, accessed May 14, 2020. 法條裡的拉丁文為「她將會留在」(*remaserit*)，單數未來完成式第三人稱，翻譯為「一位女兒」。見 David C. Douglas, and George W. Greenaway, eds.,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vol. 2, 2nd edition (London,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Group, 1981), 401; Milsom, “Inheritance by Women in the Twelfth and Early Thirteenth Centuries,” 231-260.

³⁴ *Glanvill*, 76.

³⁵ 1 卡魯凱特(carucate)約等於 120 英畝(acres)。

娜(Wacelina)。娃希林娜為長女，因此有權繼承加德溫的遺產。湯瑪斯而後承認加德溫有兩個女兒，但加德才是長女，因此土地應由加德以長女身分全數繼承，再由阿加莎繼承。³⁶另一案發生於 1226 年，一位名為茱莉雅(Julia)的女性在丈夫湯瑪斯·卡辛(Thomas Cusin)的陪同下來到法庭，控告長姊佩特洛妮拉(Petronilla)把茱莉雅該有的應繼分都佔有，因為佩特洛妮拉認為以長女的身分，她有權可以繼承全數遺產。³⁷

以上兩個案子顯示，即使《法令》及《論英格蘭王國之法律及習慣匯編》明確規範女兒們在無兄弟的情況下均分遺產，實務上還是有人認為長女有權繼承父母所有遺產。比較值得注意的是，發生在 1226 年的茱莉雅一案顯示，原告知道女性必須均分遺產的規定，因而訴諸法律爭取自身的權益。

女性繼承模式的紊亂不只在平民階層裡造成紛爭，在貴族裡亦然。以下以薩伊家族(the Saye)及巴克連家族(the Buckland)為例。威廉·薩伊(William de Saye, 1133-1177)過世時，留下兩個女兒，姐姐萊德(Maud, 1155-1222)以及妹妹貝翠絲(Beatrice, Heiress of Mandeville and Essex, 1160-1197)，姐妹為共同繼承人。但當時的國王理查一世(Richard I, r. 1189-1199)將大部分的遺產分配給妹妹貝翠絲，並且要求兩姐妹的丈夫威廉·巴克連(William de Buckland, 1158-1216)跟喬佛里·佛茲·彼得(Geoffrey Fitz Peter, 1162-1213)宣示他們會恪守這份遺產分配的協議。根據亨利一世的《即位憲章》，國王有權安排其封臣的女性繼承人的遺產及婚姻，而此案顯示，理查一世在安排薩伊家族的財產時，厚愛了貝翠絲。至於這不公平協議背後的原因，學者沃德(Jennifer Ward)推測，可能和貝翠絲的丈夫喬佛里的身分有關。喬佛里在 1198 年到 1213 年間擔任首席大法官，而基於其社會地位及

³⁶ *CRR*, vol. 1, 250-251.

³⁷ *CRR*, vol. 12, n. 1839, 374.

和王室的密切關係，國王分配給他們較為豐厚的繼承分。³⁸

從協議中可看出，兩姐妹及其丈夫都同意遺產的分配，但茉德卻在日後顯現其不滿。在貝翠絲、喬佛里以及威廉相繼過世後，茉德於 1218 年提出重新分配遺產的訴訟。可惜的是，這件案子在法院休會後便無後續記載，推測可能是茉德已私下和貝翠絲的繼承人達成協議。³⁹值得注意的是，將遺產全部授與一位女兒而忽略其他女兒的狀況，同樣也發生在茉德自己的女兒身上。在茉德的丈夫威廉·巴克連過世後，約翰王將遺產全部給予威廉最年輕的女兒，導致兩位姐姐在 1218 年時對獨自繼承遺產的妹妹提起訴訟。⁴⁰

薩伊家族以及巴克連家族的例子證明了和王權有密切關係的貴族在分配遺產時，可能會因為國王的政治考量而使女繼承人難以依照法律均分財產。即使女繼承人們知道法律賦予她們均分遺產的權利，實務上她們可能遇到更多阻礙，例如茉德必須等到丈夫威廉及姊夫喬佛里都過世後，才得以提起訴訟；又如茉德的兩位年長女兒，她們也是在約翰王過世後才提起均分遺產的訴訟。貴族女繼承人所遇到的挑戰，不單是無法依照法律所保障的均分遺產。向領主效忠(homage)的模式爭議，也成為國王利用貴族女繼承人擴大其勢力的工具之一。

在長子繼承制下，由長子一人向領主宣誓效忠並承接某些勞務。但在女兒平分土地的情況下，宣誓效忠及勞務分配的狀況有所不同。《論英格蘭王國之法律及習慣匯編》裡提到，若是女兒們均分土地，

38 Jennifer C. Ward, ed., *Women of the English Nobility and Gentry, 1066-1500* (Harlow: Longman, 1992), 100; Public Record Office, London, DL10/ 47.

39 有關此案更詳細的討論，詳見 Milsom, "Inheritance by Women in the Twelfth and Early Thirteenth Centuries," 231-239.

40 Milsom, "Inheritance by Women in the Twelfth and Early Thirteenth Centuries," 236-237; Henry de Bracton, *Bracton's Note Book*, edited by Frederic W. Maitland, 3 vols. (London: C.J. Clay & sons, 1887), no. 12.

只由長女的丈夫對領主宣示效忠及承接勞務，其他女兒及其丈夫們則是到第三代的子孫後，才須向領主宣誓效忠。⁴¹勞務則是先上繳至長女的丈夫手中，再由該丈夫上繳給領主。⁴²以下的例子可以清楚說明此規則。1220 年，一名為喬佛里(Geoffrey de Saukevill)的男子提起訴訟，向被告哈門(Hamon de Gatton)主張一些土地。喬佛里稱系爭土地為其母親艾拉(Ela)之應繼分，更出示一文件證明，上面寫明艾拉及其妹妹西碧(Sibyl)和艾多尼雅(Idonea)均分父親的遺產，而西碧及艾多尼雅向身為長女的艾拉繳交勞務，這些勞務再由艾拉向地主上繳。⁴³

但國王亨利三世並無對其直屬封臣(chief tenants)實施這樣的規範。對國王而言，英格蘭境內所有的直屬封臣都是經濟及政治上的重要資源，若國王允許女繼承人的丈夫不直接向國王宣示效忠，並上繳勞務，則是王權在實質上和名義上的雙重損失。1236 年，亨利三世在回答一位

41 封建制下的繼承秉持一個原則——「領主與繼承人不得為同一人」(The lord and the heir cannot be the same person)。這裡簡單解釋此一概念：封建制的關係是建立在封臣向領主效忠上。若父親過世，其兒子必須向領主宣誓效忠，表示其有繼承父親土地之合法性及正當性。領主在接受兒子效忠後，會成為兒子繼承遺產之保人(warrantor)，若日後該遺產有任何糾紛，領主都必須出面作保。而不接受效忠的狀況多是為了遺產之完整性。例如：三姐妹在均分父親遺產後，長女的丈夫向領主宣示效忠。若此時兩位妹妹的丈夫向長女的丈夫宣誓效忠，而么女不久後過世，且無留下從己身所出之繼承人，她從父親那所繼承的遺產按照法律應由兩位姊姊均分。但因其丈夫已向長女丈夫宣誓效忠，長女及其丈夫已成為么女遺產的領主及保證人，因此雖然有繼承人之身分，卻無法繼承，么女的遺產將會由二女兒獨自繼承。為了避免此種狀況，妹妹們的丈夫不向長女丈夫效忠。在歷經三代後「領主」與「繼承人」比較不可能為同一人，因此規範三代子孫後才能宣誓效忠。Milsom, "Inheritance by Women in the Twelfth and Early Thirteenth Centuries," 241-242.

42 Glanvill, 76.

43 CRR, vol. 8, 387.

愛爾蘭法官的詢問時提到，如果國王底下的直屬封臣過世後只留下女兒而無男性子嗣，每一位女兒都要跟國王宣誓效忠(“every one of them in such a case holds if us in chief.”)⁴⁴且若她們之中有未成年者，國王可直接擁有其監護權(wardship)，藉由管理被監護人遺產從中獲利，並可安排被監護人的婚姻。長女無法成為年輕妹妹的監護人，也無法擁有監護權。⁴⁵1237年，威廉·佛茲(William de Forz)向民訴法庭提起訴訟，認為切斯特郡(County of Chester)為「王權伯爵領地」(Palatine)，不能分割繼承，因此應由其妻克莉絲丁娜(Christina)以長女身分單獨繼承，而後再由威廉一人代替所有共同繼承人向國王宣誓效忠。但最後國王還是下令領地進行分割，且讓每個女共同繼承人的丈夫向自己宣誓效忠。⁴⁶這個例子不只反映出法律匯編與法律實際執行上的落差，更顯示了此種落差會因為貴族的身分及政治力的介入，讓貴族女繼承人的遺產分配無法依循當時的習慣及法律，也難以訴諸法律尋求公正的平臺解決爭端。

從切斯特郡案例中的王權伯爵領地看來，雖然法律規範女兒們均分財產，但在某些特定的不動產上，長女有特殊的權利。雖然平民女

⁴⁴ *The Statutes of the Realm*, vol. 1 (London: Dawsons of Pall Mall, 1963), 5.

⁴⁵ *The Statutes of the Realm*, vol. 1, 5. 監護人能從監護權中得到許多好處。在男性繼承人成年前，監護人能擁有繼承人土地的稅收及勞務直到繼承人成年(但在女性繼承人身上，監護權會一直持續到她結婚時才消滅)。見 Sue Sheridan Walker, “The Feudal Family and the Common Law Courts: The Pleas Protecting Rights of Wardship and Marriage, c.1225-1375,” *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 14:1 (March 1988): 13-31; Scott L Waugh, *The Lordship of England: Royal Wardships and Marriages in English Society and Politics, 1217-1327*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⁴⁶ 「王權伯爵領地」代表在該領地內，伯爵擁有行使王權的最高權力。見 Joseph Brooks Yates, *The Rights and Jurisdiction of the County Palatine of Chester, the Earls Palatine, the Chamberlain, and Other Officers*, vol. 37 (Manchester: Printed for the Chetham Society, 1854), 3-5.

繼承人們不會遇到有關王權伯爵領地的繼承問題，但有一樣權利是長女可獨得的，此即對被繼承人生前主要居住的房屋(chief messuage)及其周邊土地之繼承權。《論英格蘭王國之法律及習慣匯編》裡寫道，多位女兒均分遺產時，該主房屋的繼承權要留給長女。⁴⁷

有關長女獨有的權利可在本文一開始提到的案子裡一窺端倪。該案中，三位姐妹原先並非家族的繼承人，而是她們的哥哥威廉繼承了遺產。但威廉沒有留下繼承人便過世，於是三姐妹成為威廉的繼承人。原告莎拉不只堅持遺產中的主房屋為她身為長女的權利，還另外主張遺產中 6 英畝土地是她的。但妹妹艾維西亞以及茱莉亞則表示，當初分割遺產時，全由莎拉及其丈夫理查做主，莎拉甚至把比較好的土地都分配給自己，因此他們不能反悔已分配好的繼承分。⁴⁸如果本案中兩位妹妹的陳述為真，莎拉以及其丈夫可能對其繼承分不甚滿意，因此試圖以繼承主房屋為長女權利為由，主張重新分割遺產。但令人疑惑的是，莎拉以及理查為何並無在當初分割遺產時，直接以長女的身分主張該房屋，而是等到事後才來主張？在無史料載明的情況下，我們只能推測莎拉跟理查先前不知長女對主房屋有排他繼承權，且事後對自己的繼承分並不滿意，因此想以主張該房屋為主房屋而得到更多遺產。

雖然紀錄並無記載最後的判決，這個案子點出「均分」是造成共同女繼承人間關係緊張的原因。均分財產不只是女性繼承的核心，也是最大的挑戰，因為每位繼承人對均分可能都有不同見解。何謂「均分」？就法律的觀點來看，每一個點都能「均分」，那麼，共同持分不分割或許是最理想的做法，但此法不實際。因為在實際分割遺產時，可能有人會分到較為肥沃的那塊地，有人則繼承到較為貧脊的土地，

⁴⁷ *Glanvill*, 76.

⁴⁸ *CRR*, vol. 12, n. 1861, 379-380.

就像本案中艾維西亞及茱莉雅指控的一般。分配到不好繼承分的姐妹很可能為了爭取更好的繼承分而訴諸法律。

在爭取應繼分的紛爭裡，經常看見有一造宣稱「姐妹拿走了全部的遺產，而自己一無所有」。1276 年一起案子即屬此類。伊莎貝·朗吉維爾(Isabel Lungeville)在貝爾福特(Bedfordshire)的巡迴法庭上主張自己在巴爾福特(Barford)跟康爾沃(Colmworth)各一半的騎士領地(knight's fee)的權利，並指控其姐姐瓊(Joan)跟姐夫約翰(John of Braybrooke)拿走父親理查(Richard Oyldeboef)所有的遺產，她自己則一無所有。但瓊跟約翰拒絕回答，他們表示此案在西敏寺的民訴法庭被回絕過一次，最後伊莎貝撤銷告訴。⁴⁹另一件在 1278 年發生的案子，原告艾格尼斯(Agnes)也如同許多女繼承人一般，向法庭主張被告「拿走全部，而自己一無所有」。但此案較為特殊的地方是原被告之間的親屬關係，兩造並非姐妹，而是太姨婆與曾姪孫女。⁵⁰

艾格尼斯向法院提起女繼承人間的遺產訴訟，被告為瓊。艾格尼斯主張瓊拿走了所有繼承分，共計 80 英畝，而自己什麼都沒有。系爭土地可上溯至一名叫威廉·侯森登(William of Horsendon)的男子。威廉有三個女兒，分別是艾多尼雅(Idonea)、貝翠絲(Beatrice)以及瓊(Joan)。艾多尼雅膝下並無兒女，瓊可能也是，貝翠絲則育有一子一女，為亨利(Henry)和瑪傑莉(Margery)。亨利的女兒為原告艾格尼斯，瑪傑莉則有一子威廉。在威廉·侯森登過世後，按照法律，應由三個女兒均分財產，但最後是由兩位女兒艾多尼雅和瓊，以及貝翠絲的女兒瑪傑莉均分。由此推

⁴⁹ Paul Brand, ed., *The Earliest English Law Reports*, vol. 3 (London: The Selden Society, 1996-), 46-47; Brand, ed., *The Earliest English Law Reports*, vol. 1, 97-98.

⁵⁰ Brand, ed., *The Earliest English Law Reports*, vol. 3, 53-54.

論，貝翠絲那時可能已過世。⁵¹但此案存在著一個疑點——即使貝翠絲過世，按照長子繼承制，理應由貝翠絲的兒子亨利繼承，而非身為女兒的瑪傑莉，原告艾格尼斯因此主張自己的應繼分。

面對原告艾格尼斯的指控，瓊指稱，原告的父親亨利為貝翠絲在婚前所生的私生子，因此無權繼承，而瑪傑莉才是在婚姻關係中生下的合法繼承人。又，瑪傑莉死後土地傳給其子威廉，瓊因此要求法庭以共同繼承人的身分傳喚威廉出庭，否則她拒絕回答。而後，瓊表示自己只擁有 30 英畝地跟一間農舍，並願意將自己的土地分給艾格尼斯一半。兩造最後以和解作為結束。⁵²

以上的案子皆顯示在均分的法律下，還是有不少女性繼承人因不同原因而無法得到其應繼分。對女繼承人來說，越多共同繼承人，應繼分越少，在法庭上的訴訟也更複雜。1226 年，西西莉(Cecily de Swinetorp)透過其代理人提起遺產訴訟，被告為湯瑪斯(Thomas de Sandel')及其妻子茉德(Maud)。西西莉主張其為兄長休斯(Hugh de Moeles)之繼承人，並主張自己在諾丁漢(Nottingham)及格拉斯特(Gloucester)某些土地的四分之一應繼分。茉德和西西莉為休斯的姐妹，為共同繼承人，但法院在召開陪審團後發現西西莉及茉德還有其他生活在諾曼第的姐妹，最後法院判決西西莉的應繼分只有六分之一，而非原本主張的四分之一。⁵³本案兩造在訴訟過程中皆無主動揭露還有其他女共同繼承人存在之事實，雖然詳細原因讀者無從得知，但有一事為確定的，即西西莉的應繼分因「突然多出的姐妹」而減少。本案反映女性在繼承上不同於男性的困境，在共同繼承人分割遺產下，能分到的應繼分減少，對遺產之控制權也相對薄弱。因此，有些共同繼承人會以不法之方式侵佔其他繼承

⁵¹ Brand, ed., *The Earliest English Law Reports*, vol. 3, 53-54.

⁵² Brand, ed., *The Earliest English Law Reports*, vol. 3, 53-54.

⁵³ CRR, vol. 12, n. 1847, 476.

人的應繼分。以下此案發生在 1290 年，姐姐及其丈夫以監護人之身分將妹妹送至修道院當修女，並以此侵佔妹妹的應繼分。

1290 年，茉德(Maud, daughter of Thomas de Playce)上法庭向其姐瓊(Joan)及其丈夫羅傑·格林森(Roger de Grimston)主張其應繼分：一半的房屋產權以及在紐因頓(Newton)二十博瓦塔(bovates)的可耕種土地。⁵⁴茉德說自己和瓊還有一位姐妹，叫做愛麗絲(Alice)，但愛麗絲已在華頓(Watton)的修道院成為修女，不能繼承世俗的遺產，因此她的應繼分應由茉德及瓊均分。但瓊跟羅傑拿走了所有繼承分，她則一無所有。對此，瓊跟羅傑指稱茉德已是向上帝宣示服務的修女，因此和愛麗絲一樣，喪失繼承資格。⁵⁵

茉德表示，父親過世時自己只有四歲，她和姐姐的監護權被賣給了湯瑪斯·格林森頓(Thomas de Grimston)，湯瑪斯之後令瓊與自己的姪子羅傑結婚。婚後兩人將茉德送至愛波頓(Appleton)的修道院，茉德稱自己那時年紀尚輕，還無法理解「宣示服務上帝」的意義便宣示了。瓊跟羅傑則質疑，茉德為何不一開始就離開修道院，而是過了許久才來法庭主張自己的權利。⁵⁶

法院聽取雙方說詞後，發現茉德所謂的「宣示」，在發生當下，並無修道院女院長或其他院長在場見證及舉行儀式，因此判定該宣示無效。然而，茉德並未因此而得到她主張的應繼分，因為瓊跟羅傑此時反駁，愛麗絲事實上也過著世俗的生活，沒有宣示出世過。所以，按照茉德的邏輯，愛麗絲也應該有權主張其應繼分。對於瓊與湯瑪斯的主張，茉德反駁，她認為姐姐與姊夫不能以其論述來替愛麗絲主張

⁵⁴ 1 博瓦塔(bovate)相當於八分之一卡魯凱特(carucate)，而 1 卡魯凱特約等於 120 英畝。

⁵⁵ Brand, ed., *The Earliest English Law Reports*, vol. 4, 554-555.

⁵⁶ Brand, ed., *The Earliest English Law Reports*, vol. 4, 554-555.

權利，並以此削減應給予她的應繼分。為證實瓊跟羅傑的說法，法庭擇日再召開陪審團，但並未見後續紀錄。⁵⁷

茉德的案子顯示出共同繼承遺產的缺點，除了應繼分減少之外，女繼承人在繼承遺產時有可能因身為較為弱勢的一方，而被剝奪繼承分。而姐妹間權力不平等之狀況也因其中一方擁有另一方的監護權而加重。監護權的本質如同可交易之財產，可買賣、出租，甚至是贈與。監護人在男性被監護人成年以前，可以管理並享用其遺產之使用收益；女性被監護人則必須由監護人安排婚姻，並等到結婚後才能繼承遺產。上述案件中的監護人羅傑，趁被監護人還未成年時，便將其送至修道院，因此也不用為其安排婚姻。另一相似的案子發生於 1195 年，一位女繼承人在修道院待了十五年後逃出來，主張監護人為了將她父親的遺產佔為己有而把她強制送到修道院。⁵⁸

有時監護人會透過買下所有共同女繼承人的監護權，進而得到她們全部遺產的管理權及使用收益權。1220 年，一位名為喬佛里·伯納維(Geoffrey de Burnevill)的男子，將自己的兩個女兒愛麗絲(Alice)及茉德(Maud)的監護權賣給約翰·李托伯里(John de Littlebury)。約翰令愛麗絲與其長子(名亦為約翰)結婚，而茉德則和其子薩爾(Saer)結婚。後來長子約翰為了想要擁有茉德的應繼分，將茉德送至位於赫特佛郡(Hertfordshire)的索坡維爾修道院(Sopwell Priory)。⁵⁹本案顯示在監護權之下的女繼承人，容易因監護人或其家族成員的一己之私，而被不法侵占應繼分。

⁵⁷ Brand, ed., *The Earliest English Law Reports*, vol. 4, 554-555.

⁵⁸ 此案結果未收錄。Eileen Power, *Medieval English Nunneries c. 1275-153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2), 33-37.

⁵⁹ *CRR*, vol. 9, 65.

四、共同女繼承人之間的合作

從前述案例可見，均分遺產造成共同女繼承人之間不少紛爭。然而，女繼承人間的關係也不只有相互抗衡，她們也會透過合作以爭取更多的繼承分。以下此案例顯示姐妹們以共同繼承人身份合作對抗其男性手足。1220 年，艾多尼雅(Idonea)、瑪傑莉(Margery)、以及伊莉莎白(Elizabeth)三姐妹被一名為羅傑(Roger)之男子控告侵入茉德(Maud)的土地。羅傑主張該筆土地在茉德過世後由自己繼承，但三姐妹卻不法入侵該地。對此，三姐妹辯駁道，她們是茉德的女兒，這筆土地是她們的繼承分。⁶⁰

若按照繼承法的規範，有男性繼承人時，由該男子繼承全部遺產。而本案中的三姐妹卻以繼承人自居，本文推測，原告與被告之間的關係很可能是同父異母。因為羅傑的指控只說茉德的土地傳到自己身上，並無清楚說明自己是茉德的兒子；而三姐妹則是表明系爭土地是她們的繼承分。因此茉德可能並非羅傑的親生母親，而系爭土地實為茉德的嫁妝，而該嫁妝可能附帶著「只能由茉德所生之後代繼承」的條件。⁶¹在長子繼承的規範下，女兒繼承的權利來自於「男性香火的失敗」⁶²，女性的繼承權奠基在填補男性繼承人的空缺，因此，若有男性繼承人，女性是無機會繼承的。若三姐妹能證明羅傑並非茉德所生之繼承人，三姐妹便有很大的機會能夠勝訴。

女性繼承人間的合作，也有親疏遠近的差別。不少案例顯示女兒們之間組成相互抗衡的團體。1236 年，西西莉(Cecily)和自己的妹妹阿

⁶⁰ *CRR*, vol. 4, 268-269.

⁶¹ 關於嫁妝與繼承分之間的關係將於下一節說明。

⁶² Holt, *Colonial England, 1066-1215*, 247.

加莎(Agatha)控告兩人的姐姐伊莎貝(Isabel)在父親威廉(William de Hardres)過世後侵占了兩人的應繼分，共計 80 英畝。伊莎貝承認自己占用姐妹們的應繼分，但最後三姐妹所達成的協議是，伊莎貝給西西莉和阿加莎 40 英畝的地，西西莉和阿加莎對伊莎貝有三分之二之騎士領地的勞務，必且放棄對剩下 40 英畝的請求權。⁶³另一起發生在 1237 年的案子，也是兩位姐妹聯合對抗另兩位姐妹。伊莎貝(Isabel of Fleet)和古諾拉(Gunnora of Fleet)和她們的丈夫們來到法庭，共同控告其姐妹克莉絲汀(Christine)和愛麗絲(Alice)，以及克莉絲汀的丈夫，侵占她們的應繼分。最後兩造達成協議，兩位原告放棄其主張，兩位被告則以每年 3 先令 6 馬克的價錢支付原告。⁶⁴

上述兩個案件不只顯示姐妹間對於繼承分訴訟有合作也有紛爭，更重要的是，共同女繼承人間對於處理遺產紛爭的方法有其彈性，最後的結果並不一定會如原告最初的主張，而是以協議的方式安排兩造都能接受的結果。協議的能力當然並不只屬女繼承人所有，這在許多民事紛爭中都可見到，只是姐妹間的均分遺產規則讓女繼承人比男繼承人更容易產生紛爭，間接促進當事人協議之可能。

姐妹之間的合作不只反映在訴訟的實質內容上，也呈現在訴訟的形式上。以「多位共同女繼承人」這一事實為例，學者米契爾認為，當多位共同女繼承人列為被告時，對原告來說極為不利。因為每一位女繼承人所集中起來的力量，會遠比單一位繼承人來得強大，對原告來說難以勝訴。⁶⁵但米契爾所指涉的案例為菲瑞爾七姐妹，身為貴族，

⁶³ Irene J. Churchill, Ralph Griffin, and F. W. Hardman, eds., *Calendar of Kent Feet of Fines, to the End of Henry III's Reign* (Ashford: Kent Archaeological Society, 1956), 137.

⁶⁴ CRR, vol. 16, n. 256.

⁶⁵ Mitchell, *Portraits of Medieval Women*, 19.

七姐妹本身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也有相當的財力能聘請具法律知識的代理人，意即，七姐妹的訴訟對手所面對的不單只是七個被告，而是被告背後強大的資源。但並非所有女繼承人都有強大的資源以進行訴訟，以本節開頭之艾多尼雅三姐妹對抗羅傑一案，我們無法從記錄中看出三姐妹的資源是否比羅傑更加豐富，並且能結合三人之力對抗羅傑。唯一能知道的事實是共同女繼承人間有時會在訴訟上選擇合作以對抗訴訟對手，至於是否對於對手造成不利，則有個案差異。

此外，以訴訟程序來說，「共同女繼承人」此一事實本身有時會對女繼承人帶來不利——她們的對手可以要求所有共同繼承人列席，否則拒絕回答。1274年，赫維(Hervey)被萊德及其丈夫羅伯特控告，認為赫維阻擋他們指派地方教堂神職人員的權利。對此，赫維辯駁道，此權利是由萊德的父親所傳下，而萊德還有其他三個姐妹，分別為艾莉諾、瓊以及艾多尼雅，四人為共同繼承人。因此，赫維要求其他共同女繼承人出席，否則拒絕答辯。⁶⁶另一起發生在1207年的案件也顯示被告以「除非所有共同女繼承人都在場，否則拒絕答辯」為策略。哈維絲(Hawise)及其丈夫休斯(Hugh de Polstede)控告華特(Walter de Grant Curt)侵佔哈維絲母親愛絲琳(Ascelin)的嫁妝，同時也是哈維絲的應繼分。但華特表示，除非另一共同繼承人茱莉雅(Julia, 哈維絲的姐妹)在場，不然他拒絕答辯。⁶⁷

以上兩起案子皆顯示，「共同女繼承人」這件事本身對女繼承人的訴訟對手帶來一個好處，即可以要求所有共同繼承人列席，不然可以拒絕答辯。然而，要求所有共同繼承人列席此一策略是否會為女性

⁶⁶ Brand, ed., *The Earliest English Law Reports*, vol. 1, 19.

⁶⁷ *CRR*, vol. 4, 80-81, 102. 本文中阿加莎對抗威廉一案，也有被告要求所有共同繼承人列席，否則便拒絕回答。“*et sine illis non vult ei inde respondere nisi consideration curie*,” *CRR*, vol. 1, 250.

繼承人自身帶來好處？以前述的艾格尼斯控告自己的太姨婆瓊之案子為例，瓊以另一位共同繼承人威廉必須出席為由，而拒絕回答。⁶⁸此案中的原被告皆為共同女繼承人，而要求共同繼承人出席此一主張替被告瓊帶來好處。由以上三例可知，當被告本身是共同繼承人之一時，他可以要求所有共同繼承人出庭為由，拒絕答辯，為自己爭取時間；若被告本身並非共同繼承人，他也能以系爭土地為多人共同持分，進而要求所有繼承人列席。拒絕答辯後，法院只能休會，並指派下一開庭日期。此策略可以拖延訴訟時程，為訴訟人爭取多一點的時間來聚集更多資源及證據，以利下一次開庭，或和另一造達成庭外和解。而這樣的策略多見於共同女繼承人的案件，由於男性繼承為長子獨得，男性和他人為共同繼承人的情況較少。⁶⁹

從本文目前所討論的案例可看出，女性繼承人間的紛爭以及合作，都源自於「女性繼承人均分遺產」這一規定。不論貴族抑或是平民，女繼承人們都有因共同繼承人間權利不平等而有一方被剝奪應繼分的狀況。唯一較明顯的差別為，國王的直接介入與否。貴族女性在均分遺產此一方面，有時可能會因政治因素而無法公平均分遺產。相較之下，平民女繼承人在均分遺產時不太可能受政治力的影響。從上述案例也可看出，女繼承人在訴訟時常有丈夫的陪同，結婚後的應繼分訴訟攸關多個家庭的利益，以下將討論女性的繼承分為丈夫所帶來的利益，以及法律如何規範女性繼承人對自身繼承分的處分權。

⁶⁸ Brand, ed., *The Earliest English Law Reports*, vol. 3, 53-54.

⁶⁹ 原告是否能夠要求所有共同繼承人列席，因而拒絕回答？目前的研究及檔案皆無看到原告行使該權利，因為原告為提起訴訟之人，他必須於提起訴訟時，就列出系爭土地的所有共同繼承人。若遺漏其中一位共同繼承人，被告就能以此為由，拒絕答辯。除非在訴訟程序中爭訟標的物改變，而改變後的標的物有其他共同繼承人，原告方能拒絕答辯。但於訴訟標的物改變的情況下，原告需要撤銷訴訟，並重新購買訴訟令狀。

五、丈夫的利益以及妻子對繼承分的控制權

均分遺產不只是攸關女繼承人自身的利益，也深刻影響丈夫及夫家的利益。學者米爾森認為，當女性均分遺產時，男人娶到女繼承人的機率增加，能直接使夫家受惠，因此對丈夫來說，妻子的應繼分自然是越多越好，他們最不樂見的大概是妻子的應繼分被妻子的姐妹們拿走。⁷⁰一起發生在 1290 年的案子，顯示丈夫的利益如何影響共同女繼承人間的遺產攻防戰。

約翰(John du Boys)協同其妻子艾格尼斯(Agnes)來到法庭主張艾格尼斯的繼承權。兩人主張的土地為艾格尼斯母親的遺產的三分之一，並說道，艾格尼斯的兩位姐妹露西(Lucy)以及茱莉安娜(Juliana)拿走了全部，艾格尼斯則一無所有。⁷¹兩姐妹則反駁，當約翰及艾格尼斯結婚時，夫妻兩人已經從姐妹們的雙親那拿到了一筆土地當作嫁妝(一農舍房屋及 3 英畝耕地)，因此，除非他們把這筆土地拿出來，待姐妹們將此嫁妝跟母親的遺產重新加總計算後，艾格尼斯和約翰方能要求重新分配，並主張她的應繼分。

面對這樣的指控，艾格尼斯和約翰反駁道，這筆土地並非嫁妝，而是艾格尼斯父母授與給他們，可代代相傳的非限定繼承地產權(fee simple)土地，並出示了一紙證明，上面紀錄了艾格尼斯父母授與土地時的見證人，以及當時繳納的行政費用。⁷²儘管如此，露西和茱莉安娜

⁷⁰ Milsom, "Inheritance by Women in the Twelfth and Early Thirteenth Centuries," 250-260.

⁷¹ Alfred J. Horwood, ed. and trans., *Year Books of the Reign of King Edward I*, vol. 2 (London: Longmans, Green, Reader, and Dyer, 1863-1879), 400.

⁷² Fee simple 於本文中根據臺灣譯法，因此翻譯為「非限定繼承地產權」。此概念相對於「限定繼承產權」(Fee Tail)。此兩種繼承權皆屬完全保有地

還是堅持這筆土地是嫁妝，因此法院召集了陪審團。⁷³此案結果未收錄，但有以下幾個值得探討的爭議點。

首先，為何露西和茱莉安娜可以要求艾格尼斯返還嫁妝？和繼承分及亡夫遺產分配權不同，給予嫁妝並非法律規範的義務，不論是在成文法，或是《論英格蘭之法律及習慣》及《論英格蘭王國之法律及習慣匯編》裡，嫁妝都只是一種社會習慣，並非法律。⁷⁴它是一被社會廣泛運用的財產，多數家庭會給予出嫁女兒一筆嫁妝，不論是多是少、動產或不動產。但這也導致了一個問題：獲得嫁妝且出嫁的女兒，能否在父母皆無兒子，但有姐妹作為共同繼承人的情況下，於父母過世後和其他未婚的姐妹均分遺產？對未婚的姐妹來說，已婚且有嫁妝的女兒跟未婚無嫁妝的姐妹分家產是有失公允的。因此，在共同法裡，若已擁有嫁妝的女兒提出均分遺產之訴訟，她必須返還自己的嫁妝，讓所有遺產重新計算後，再均分給所有共同女繼承人。此步驟稱作「財產混同」(hotchpot)。此規定來自於十三世紀英格蘭一皇家法庭的合議決定，提起分割遺產的女繼承人必須要將其嫁妝先返還，而後再與其他共同女繼承人重新分配遺產。但若這位女繼承人是被告，被自己的姐妹主張重新分配遺產，那麼，法律給予其拒絕返還嫁妝之權利。而本案中的艾格尼斯為提起訴訟的原告，因此其他共同繼承人能要求艾格尼斯先返還嫁妝，再重新分配遺產。⁷⁵

產權(Freehold)。*Fee simple* 一詞在使用共同法的香港譯為「完全的地產權」或「無限定繼承的土地所有權」。彭金瑞，《實用英漢法律大詞典》(香港：商務印書[香港]有限公司，2019)，頁 319。

⁷³ Horwood, ed. and trans., *Year Books of the Reign of King Edward I*, vol. 2, 400.

⁷⁴ Henrietta Leyser, *Medieval Women: A Social History of Women in England, 450-1500* (London: Phoenix Giant, 1996), 107.

⁷⁵ Joseph Biancalana, *The Fee Tail and the Common Recovery in Medieval England: 1176-150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52-53.

另一爭議點為原告將系爭土地主張為非限定繼承地產權之策略。面對露西和茱莉安娜的要求，艾格尼斯和約翰的策略很明確，他們將此土地主張為由艾格尼斯父母授與他們的非限定繼承地產權土地，屬於完全保有產權。這樣的主張乃因中古英格蘭的嫁妝通常附帶條件性，若夫妻兩人之間沒有生下合法的繼承人，該筆嫁妝必須返還於當初授與嫁妝的人或其繼承人，通常是新娘的父母、兄長或親戚。對女方的原生家庭來說，每一筆嫁妝原本都是遺產的一部分，若女兒沒有生下繼承人，該筆土地作為嫁妝就會失去其意義，因此，必須返回到原生家族內，讓具有血緣關係的成員繼承。承前所述，丈夫對於妻子的繼承分有處分權，返還土地與否攸關丈夫以及其繼承人的利益，因此不難想見為何約翰及艾格尼斯主張該土地是不須返還的非限定繼承地產權，而非如被告所主張的嫁妝。⁷⁶

此案不只反映姐妹間在法庭上為了維護應繼分而可能出現的主張及策略，更顯示女性的繼承分對夫家來說是一項重要資產。這樣的利益在貴族裡尤其明顯。以達貝農家族為例(d'Abenon)，1086年時，該家族的土地數量及收入只能算是騎士階級，屬於低階貴族，但靠著和鄰近城鎮中挾帶可觀土地的女繼承人聯姻，該家族得到不少女方帶來的土地，並在薩里郡(Surrey)崛起。1234年後，達貝農家族相繼在貝德福郡(Bedfordshire)、德比郡(Derbyshire)、以及諾丁罕郡(Nottinghamshire)累積土地。藉由和擁有土地的女繼承人結婚，達貝農家族不用實際參與政治就能得到大量的土地。⁷⁷跟出身上層階級的女人結婚能帶來不少利益，即使

⁷⁶ 有關嫁妝為繼承分之一部分抑或贈與財產(gift)的論述，詳見學者拜恩卡納拉《中古英格蘭之限定繼承地產權及損害賠償法》。Biancalana, *The Fee Tail and the Common Recovery in Medieval England*, 6-70.

⁷⁷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http://0-www.oxforddnb.com.catalogue.libraries.london.ac.uk/view/article/47242?back=>, accessed June 12, 2017.

在結婚當下她並非繼承人，但在往後的日子裡，她隨時都有可能繼承大片土地，並為夫家帶來豐厚的財產，菲瑞爾七姐妹即是一例。⁷⁸

菲瑞爾七姐妹們原本無法繼承其父親威廉·菲瑞爾(William de Ferrers, 1193-1254)的遺產，因為威廉的第二任妻子瑪格麗特(Margaret de Quincy, 1218-1280)和他生下了兩位男性子嗣，而在長子繼承制之下，只要有男性繼承人就可以排除女性繼承，七姐妹因此失去對父親財產的繼承權。但七姐妹的母親西碧·馬歇爾在 1245 年繼承了娘家豐富的遺產，因為西碧的五位兄弟皆未留下子嗣便過世，而這些遺產進而由七姐妹繼承。威廉和西碧結婚時或許沒能預見她有一天會成為繼承人，並且幫助自己的七個女兒成為帶有大量土地的女繼承人。這個例子說明了每一位女兒都是「可能的繼承人」，如同學者培林(Payling)所提的「準繼承人」(heiresses-potential)。⁷⁹因此對丈夫來說，即使結婚當下妻子並非繼承人，日後她還是可能為夫家帶來好處。學者米契爾提到，威廉·菲瑞爾以其妻子所屬的馬歇爾家族為中心，幫七個女兒安排和馬歇爾家族有密切關係的結婚對象。七姐妹的丈夫們皆因妻子的應繼分而獲得許多土地，更進一步加深了馬歇爾及菲瑞爾家族在切斯特郡(Cheshire)、潘伯克郡(Pembroke)以及德比郡(Derbyshire)的勢力。米契爾認為，這種依靠女方家族土地及勢力，而提升自身影響力的方式代表著「丈夫分享妻子的地位」，不同於人類學家認為妻子分享丈夫地位及財富的普遍現象。⁸⁰

對男性來說，和女繼承人結婚能為其家族帶來利益；但對女性來說，結婚代表著她的財產將會被丈夫任意處分，而她若想要處分自己

⁷⁸ Mitchell, *Portraits of Medieval Women*, 13-14.

⁷⁹ Simon. J. Payling, "The Economics of Marriage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 The Marriage of Heiresse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54:3 (August 2001): 413-429.

⁸⁰ Mitchell, *Portraits of Medieval Women*, 15-16.

的財產，必須經過丈夫的同意，此點在《論英格蘭王國之法律及習慣匯編》裡有清楚提到。⁸¹女性只有在丈夫過世後才能重新擁有其繼承分及嫁妝。《大憲章》第七章明文規定，寡婦應於丈夫死後直接拿回其繼承分及嫁妝，且不須繳付任何行政金。⁸²但實務上女性要拿回自己的財產並不容易，因為許多妻子的繼承分在婚姻中被丈夫處分掉，妻子因而必須發起返還被處分財產之訴訟以對抗第三人。這項權利在《論英格蘭之法律及習慣》裡有提及，⁸³而後在 1285 年法條化，規定於《第二西敏寺法令》第三章(The Statute of Westminster II, c. 3)：寡婦可以在丈夫死後提起土地返還之訴訟，購買所有權令狀(writ of entry)上法院主張自己當初並不同意丈夫的處分，且無法反抗丈夫的意志(*cui ipsa in vita sua contradicere non potuit*)。⁸⁴但請求土地返還的權利對買受人來說，反而是對交易穩定性的威脅，等同買受人在購買或接受土地時，就必須預期該土地日後可能會被要求返還。關於此問題，勃克頓在《論英格蘭之法律及習慣》裡闡明了關於妻子請求返還土地的程序、邏輯，以及買受人可請求賠償之方式。若買受人欲避免日後寡婦請求返還被丈夫處分掉的土地，他可要求夫妻兩人至皇家法院宣示該交易已得到妻子的同意，並繳納行政金，以代表妻子放棄日後請求返還土地的權利。

⁸¹ Pollock and Maitland, *The History of English Law before the Time of Edward I*, vol. 2, 400-409; Glanvill, 76.

⁸² “A widow shall have her marriage portion and inheritance forthwith and without any difficulty after the death of her husband, nor shall she pay anything to have her dower or her marriage portion or the inheritance which she and her husband held on the day of her husband’s death.” David C. Douglas, and George W. Greenaway, eds.,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vol. 3 (London: Eyre and Spottiswoode, 1975), 342.

⁸³ Bracton, *De Legibus et Consuetudinibus Angliae*, vol. 4, 31.

⁸⁴ Douglas, and Rothwell, eds.,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vol. 3, 416.

在程序上，妻子會被帶到另一獨立房間，和丈夫分離。法官會詢問妻子是否同意丈夫處分她的財產。勃克頓認為，皇家法庭不允許任何脅迫之情事發生，因此女人只要上了皇家法庭，可不受丈夫影響或脅迫，安心地暢所欲言。妻子這時若單獨地向法官表示自己同意丈夫的處分，法院便會做成一式三份的合約(Feet of Fines)，中間以不規則曲線劃開，以茲證明。若日後有糾紛，就以虛線是否能對上為證，以檢視兩造當初的合約。⁸⁵

除了上國王的法庭繳交行政金外，還有許多策略能讓買受人阻卻寡婦提出返還土地的訴訟。《論英格蘭之法律及習慣》裡寫道，被告可主張土地是在寡婦結婚前就取得的。⁸⁶這樣的論述奠基於未婚女子對自己的財產的完全控制權，她可擁有自己的財產，也能和人訂定合約。或，被告也可主張在丈夫過世後，妻子已承認該筆處分。這兩種訴訟策略呼應了本文在一開頭所提及的女性在法律上的行為能力，「因已婚而無獨立行為能力之婦女」以及「有獨立行為能力之婦女」。寡婦及未婚女性對自己的財產擁有完全的處分權，因此他們必須對自己所做的處分負全責。因而勃克頓才會建議買受人主張系爭土地是女性在婚前或守寡後所處分的。反之，婚姻中的女性在處分財產及訴訟方面，趨近於限制行為能力人，所有的處分及出庭都需要丈夫的陪同。當女性被掩蓋在丈夫的身分下時，其聲音不管是在交易或是法律上都顯得模糊，因此女性作為「因已婚而無獨立行為能力之婦女」時，處

⁸⁵ 這種於皇家法庭上作成之合約(Feet of Fines)於亨利二世時期就已在使用的，代表雙方針對某一交易或紛爭做出最後的協議。這類合約分兩大部分：一為在巡迴法庭上作成，另一為在王座法庭以及民訴法庭上作成。Bracton, *De Legibus et Consuetudinibus Angliae*, vol. 4, 31; Crook, *Records of the General Eyre*, 8.

⁸⁶ Bracton, *De Legibus et Consuetudinibus Angliae*, vol. 4, 30-31.

分財產是不用負全責的。她可以事後向法院主張自己受脅迫，一切處分由丈夫主導，進而要求返還土地。因此可以推測，有些寡婦或許會實際上同意丈夫處分，卻在丈夫過世後，堅持該處分是受丈夫脅迫，進而要求返還被處分之財產。

勃克頓的論述也點出女性能動性的問題。按照法律，已婚女性在處分繼承分上幾乎沒有能動性，因此法律賦予其一定的權利要求返還被處分之土地。有趣的是，勃克頓認為，結婚後的女性只要上了皇家法庭便可不受丈夫脅迫，等於其能動性在皇家法庭上可完全恢復。但本文認為，此種論述忽略了妻子離開法庭回到家中後面對丈夫威脅的可能性，因此，我們無法推定所有女人到了法庭上都會講出心裡真實的意見。最著名的例子莫過於茉德·克萊爾(Maud de Clare, 1223-1289)，格拉斯特及赫特福郡伯爵夫人。在 1249 到 1250 年間，茉德將自己的嫁妝轉移給他丈夫(Richard de Clare, 1222-1262)的姪女及其夫婿，伊莎貝·佛茲(Isabel de Forz, 1237-1293)及威廉·佛茲(William de Forz, ?-1260)，當作是伊莎貝的嫁妝。⁸⁷1275 年，茉德在丈夫理查德過世後，對伊莎貝提起訴訟，主張當初是受到丈夫脅迫，在違反自己意願下移轉嫁妝。伊莎貝對此指出，該處分當初是在皇家法庭進行，且茉德有被分開訊問其意願，而茉德表示同意，雙方就該處分繳交了行政金。伊莎貝也主張，若茉德當初真是受到丈夫的脅迫，她應該在法庭上和法官表明該處分違反她意願。最後因伊莎貝的證詞及一式三份的合約，茉德被判敗訴。⁸⁸雖然茉德有可能是為了拿回嫁妝，才稱謊自己當初受丈夫脅迫，但也可能真如茉德所描述的，無法違反丈夫意志。這案件可見勃克頓所謂的「沒有任何脅迫可以在國王的法庭上發生」仍有可議之處，也反映出女性在婚後面對自己財產被丈夫處分時

⁸⁷ 被移轉之嫁妝為那維斯比莊園(the manor of Navesby)，位於北安普敦郡。

⁸⁸ Mitchell, *Portraits of Medieval Women*, 36.

的困境：即使法律賦予妻子拒絕的權利，實際上恐怕也很難執行。如同茱德所遭遇的困境，她可能在丈夫的控制之下只能同意，而這也使得她在日後無法要求返還被處分之財產。

即使共同法保障妻子在丈夫過世後得要求返還其被處分的財產，這權利在英格蘭部分地方會因習慣不同而無法發揮作用，例如在溫徹斯特(Winchester)，若丈夫因生活所必須(*in magna necessitate*)而處分妻子財產或其亡夫遺產分，且妻子在丈夫處分財產時在場，該處分具永久效力，妻子日後不得要求返還。1249年，寡婦克莉絲汀娜(Cristina)來到法庭請求返還其被亡夫羅伯特(Robert)生前賣掉的亡夫遺產地，被告艾德莫(Edmund Silvestar)說道，根據溫徹斯特的傳統，丈夫可因生活之必須賣掉妻子任何財產及亡夫遺產地，不須經妻子同意。艾德莫更強調，羅伯特在賣掉克莉絲汀娜的亡夫遺產地時，她有在場，代表她默認且同意該筆買賣。最後克莉絲汀娜敗訴。⁸⁹同年，另一位溫徹斯特寡婦，愛麗絲(Alice la Burgeise)，也面對相似的情況。本案的陪審團表示，根據溫徹斯特的傳統，若丈夫在處分妻子繼承分及嫁妝時妻子在場，將視為妻子同意處分，之後妻子將無法要求返還被處分之財產。最後愛麗絲敗訴。惟本案並無說明系爭土地為愛麗絲之繼承分或嫁妝，但根據陪審團的證詞，可能為兩者其一。⁹⁰

溫徹斯特的習慣進一步削弱了女性在婚姻中對自己財產的控制權及話語權。首先，女性如果沒有明白的表示「不同意」丈夫的處分，

⁸⁹ Angelo-American Legal Tradition, "JUST 1/776, AALT, IMG 5781," http://aalt.law.uh.edu/AALT4/JUST1/JUST1no776/aJUST1no776fronts/IMG_5781.htm, accessed May 31, 2020.

⁹⁰ Angelo-American Legal Tradition, "JUST 1/776, AALT, IMG 5777," http://aalt.law.uh.edu/AALT4/JUST1/JUST1no776/aJUST1no776fronts/IMG_5777.htm, accessed May 31, 2020.

且於交易時在場，法律上的效力便是「默認同意」。其次，丈夫能以「生活必要之所需」為理由，不經妻子同意而處分其財產，也反映出當時如何看待女性的財產——女繼承人的財產在婚後必須在財務上幫助家庭。但何謂「生活必要之所需」？以上兩案中，法官皆未對此解釋及定義，但在《論英格蘭之法律及習慣》中，勃克頓有提及相似的論述。他認為，若丈夫因「必要且誠實」的理由(honest and necessary cause)，或是為了「兩人的利益」(the common welfare of the husband and wife)處分了妻子的繼承分或嫁妝，妻子在丈夫死後便無法請求返還；相反地，如果丈夫只是因自己的喜好(wilful cause)而處分了妻子的財產，那麼妻子便有權請求返還。勃克頓舉例解釋何謂「必要且誠實」：如果丈夫將妻子的繼承分授與兒子，或給子女兒為嫁妝，這樣就屬於「必要且誠實」。⁹¹從勃克頓的論點可看出，妻子的財產必須為家族所用，在生活所需的條件下，或是為了繼承人之利益，妻子的繼承分及嫁妝可以為此而犧牲，還能以此阻卻妻子日後請求返回的權利。

溫徹斯特的習慣及勃克頓的觀點都反映出，法律視家族利益高於於女性對繼承分的處分權。即使是規範在《論英格蘭之法律及習慣》以及《第二西敏寺法令》第三章的請求返還權，都以「妻子必須成為寡婦」為前提，意即，只有在妻子活得比丈夫長時，才有機會拿回被處分的繼承分。女性有限度的權利造成一問題，若丈夫在妻子死後任意處分妻子繼承分，造成繼承人的利益受損，繼承人是否有權拒絕？他是否能夠在處分後請求返還？葛蘭維爾在《論英格蘭王國之法律及習慣匯編》裡提到，鰥夫不得在未經繼承人的同意下處分妻子的任何財產，若要處分，也只能以丈夫自己在世時的生命為限。⁹²到了 1278 年，《格拉斯

⁹¹ Bracton, *De Legibus et Consuetudinibus Angliae*, vol. 4, 31.

⁹² 鰥夫對亡妻財產並無處分權，只有使用收益權。Glanvill, 76.

特法令》第三章進一步規範若丈夫於妻子死後以配偶權(curtsey)處分掉妻子的土地，並將繼承人列為保證人，繼承人在父親死後，得向買受人請求返還母親的土地。而可請求返還土地的狀況可分為以下三種：(一)繼承人未繼承父親任何遺產：繼承人可直接向買受人請求返還母親之土地。(二)繼承人有繼承父親的遺產：繼承人得向買受人請求返還母親的財產，但以扣除他已擁有的父親遺產為限。(三)繼承人日後才能繼承父親之遺產：買受人得在繼承人獲得父親遺產後，提起損害賠償之訴。

《格拉斯特法令》第三項後段也規定，若丈夫在妻子在世時，處分妻子的繼承分或嫁妝，且無至皇家法庭繳交行政金，繼承人有要求返還的權利。⁹³

這樣的規範反映當時許多丈夫隨意處分妻子的繼承分，因而侵害到繼承人的利益，因此法律給予繼承人請求返還的權利。⁹⁴當時社會以父親遺產為繼承人主要繼承分，而當父親沒有留下遺產時，母親的繼承分對繼承人及家族利益來說，就格外重要。若以宏觀的角度來看，法律充分考慮繼承人及家族利益的狀況完全顯現在 1285 年的《第二西敏寺條約》第一章。該章規定女性及其丈夫終身不得處分嫁妝，嫁妝必須完整地傳到夫妻兩人所生的繼承人身上。若兩人無子嗣，該筆嫁妝必須返還至給予嫁妝的人手上(通常是妻子的家人)。⁹⁵該規定反映本節開頭所提的艾格尼斯對抗茱莉安娜及露西一案，嫁妝對家族來說，是繼承分的一部分，若嫁妝無法為有血緣關係的繼承人所用，便會失去意義。授與人寧願將其收回，也不願給女性能有自由處分其嫁妝的權利。雖然嫁妝並非本文所討論的繼承分，但其和繼承分關係密切，且同為女性重要的財產來源。而在 1285 年後，女性能夠自由處分的不動產只剩下自身的繼承

⁹³ Douglas, and Rothwell, eds.,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vol. 3, 416.

⁹⁴ 能夠請求返還的繼承人包括男性及女性，並不因繼承人之性別而有不同。

⁹⁵ Douglas, and Rothwell, eds.,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vol. 3, 428-429.

分，她們再也無法於丈夫死後自由地處分嫁妝。但誠如本節所論證，女性對繼承分之處分權在家族利益的框架下也是處處受限。

六、結語

女性繼承在中世紀英格蘭實屬常見，本文根據學者桑德斯(Ivor J. Sanders)列出英格蘭在 1086 至 1327 年的爵位領地做計算：204 個家族領地中，至少有 146 個家族曾經由女性繼承過，比例約 71%。因兄弟死亡而由姐妹繼承的領地家族有 74 個，約佔 36%。⁹⁶如此高比例的女性繼承，是在長子繼承制之下不能忽視且值得研究的現象。比起男性繼承人，女性繼承人在繼承時面臨更多的挑戰。第一個挑戰便是女性繼承模式的紊亂，《即位憲章》、《法令》及《論英格蘭王國之法律及習慣匯編》之間對女兒繼承的規範並不一致，不少法庭案件顯示長女認為自己有獨得遺產的權利。但大體來說，遲至 1230 年代，女性知道自己擁有均分遺產的權利，並可透過訴訟主張被侵占的應繼分。

第二個挑戰是均分。在均分制下，共同繼承人越多，應繼分越少，訴訟越多。每位女繼承人可能都對所謂的「均分」有著不同意見。姐妹間權力不平等也會造成某一方的應繼分減少，甚至是完全被侵占。由本文所剖析的案例可看出，不少女繼承人宣稱自己的姐妹拿走所有繼承分，而自己一無所有。權力不平等也使許多女繼承人暴露於被監護人侵占繼承分的風險中。如本文所舉的案例，監護人將女繼承人送至修道院，使其不能主張世俗社會的遺產，以此侵占其繼承分。雖然均分造就女兒們之間不少爭訟，但也有許多案例是相互合作，對抗其他共同繼承人或是第三方。法庭史料多紀錄糾紛，而非合作或協議，因此容易誤導

⁹⁶ 詳細領地名稱請見附錄 2。Ivor J. Sanders, *English Baronies: A Study of their Origin and Descent 1086*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60).

研究者認為所有繼承人之間都是競爭關係。但誠如本文所檢視的案例，女繼承人之間有時合作，團結抵禦其他宣稱自己為繼承人的對手，有時則是內部發生分歧，共同繼承人之間分派互相抗衡。本文的案例也顯示，共同女繼承人之間處理遺產糾紛事實上是彈性的，文中的西西莉及阿加莎對抗伊莎貝一案也顯示法庭上的糾紛並不一定會走向「全拿或全輸」，透過一方的讓步，兩造可達成協議，有些女繼承人會放棄原本對土地的主張，以換取另一造提供勞務、糧食或租金。

共同女繼承人間的團結合作讓她們能夠運用彼此的能力資源對抗訴訟對手，學者米契爾因此認為，當共同繼承人為貴族時，她們的對手很難有與之抗衡的能力及資源。但如同本文所提出的，在平民女繼承人的案例中，則無法得知其資源是否有發揮加乘的效用，是否比對造來得更為強大，因此本文認為，共同女繼承人在訴訟上是否佔有優勢，有著個案以及階級的差異。另外，共同女繼承人這件事實本身在訴訟程序上，有時反而會對女性不利，因為對造可以要求所有共同繼承人全體列席，否則拒絕答辯，進而要求休會再審。這種權利能替共同繼承人的對手爭取更多時間爭取訴訟資源，甚至促進庭外和解之可能性。從這點來看，女性繼承人比男性繼承人遇到更多困難，她們應繼分的紛爭通常比男性更難以快速地解決，因而耗費時日。以菲瑞爾七姐妹為例，有關她們應繼分的訴訟從繼承的那一刻起，似乎就沒有間斷過，甚至到了下一代還有紛爭。

雖然貴族女繼承人在訴訟資源上擁有比平民更多的資源，但有時因政治因素，她們無法按照法律均分財產。從薩伊家族及巴克連家族的例子皆可看出，國王可忽視共同法對女兒均分遺產之規定，直接將大部分遺產分配給對他有利的人選。被剝奪應繼分的女繼承人，只能等到下任國王繼位時，方能提起訴訟。甚至是在宣示效忠的問題上，國王也能要求直屬封臣分別向其宣示效忠，而非遵循《論英格蘭王國

之法律及習慣匯編》裡的規範。本文認為，法律在對待貴族及平民女繼承人上並無不同，她們在繼承方面享有一樣的權利義務，惟貴族女繼承人可能因政治因素而無法自由地向法院提起均分訴訟，一切遺產分割都是遵照國王的喜好及考量，平民女繼承人則不用承擔此風險。

不論是貴族抑或是平民女繼承人，在婚後也都會失去對自己繼承分的控制權，且她們的繼承分都和丈夫的利益息息相關。以前述的艾格尼斯、約翰對抗茱莉安娜、露西一案，原告艾格尼斯跟丈夫約翰亟欲主張系爭土地為非限定繼承地產之土地，而不是未來可能返還給娘家的嫁妝。對丈夫來說，妻子的繼承分幾乎等同自己的財產，他可以任意處分，在丈夫的有生之年裡，妻子的繼承分能為自己和夫家家族帶來極大的利益。上層貴族更是如此，富有的女繼承人帶來的是能擴張勢力的領地，重要性更甚一般平民階層，如本文所提及的達貝農家族以及菲瑞爾家族。十三世紀女性的繼承權以家族利益為中心發展，因此在討論女性的繼承分時，必須放在家庭的脈絡下思考。至於女性對自身財產的控制權在十三世紀此一百年間的變化，可從十二世紀末的《論英格蘭王國之法律及習慣匯編》裡談起。該匯編提到，女性只有在婚前以及成為寡婦時，才能獨自處分其財產，婚後她的財產必須交由丈夫處分，且女性不能反抗。雖然 1225 年《大憲章》保障女性於丈夫死後可馬上拿回其繼承分及嫁妝，但此權利難以行使，因為許多女性的財產在丈夫生前已被處分。到了十三世紀中，勃克頓在《論英格蘭之法律及習慣》裡針對此種狀況，給予女性要求返還被丈夫處分之財產的權利。但該權利為有限度的，丈夫可透過至皇家法庭繳納行政金，或以因維持家庭生存之必要為由，阻卻女繼承人日後請求返還的權利。勃克頓認為，女性的繼承分必須為家庭所用，為家庭帶來利益，因此家庭的利益是凌駕於妻子本身的處分權。到了 1278 年的《格拉斯特法令》，則可清楚地看見，女性繼承分對於繼承人及家族非常重要，繼承人得代替死去的母親請求返

還。1285 年的《第二西敏寺法令》第三章將女性請求返還的權利法條化，進一步強化法律給予女性的保護，但在同時間，該法條的第一章也限制女性處分自身嫁妝的能力，意即，就算成為寡婦，女性也不得自由地處分其嫁妝，嫁妝必須完整地傳至繼承人手中，寡婦能自由處分的財產，只剩下她自己的繼承分。

在這一百年間，婦女對自身財產的處分權大體上只存在於婚前及守寡時，但法律以漸進的方式有限度地給予已婚及守寡的婦女對於自身財產的處分權。以寡婦來說，她的請求返還權建立於「無法違反丈夫意志」上，且只能在丈夫過世後方能提起。行使該權利也不容易，因為實務上有許多阻卻寡婦請求返還的方法，例如溫特斯特的地方習慣，或是至皇家庭繳交罰金等等。而對已婚婦女來說，儘管法律賦予其在皇家法庭上拒絕丈夫處分其財產的權利，這樣的權利並不實際，也伴隨著另一個更大的問題：女繼承人們處分其繼承分的能動性有多少？

女性在婚後的法律地位從「因已婚而無獨立行為能力之婦女」變成「有獨立行為能力之婦女」，訴訟需要丈夫陪同，以本文分析的案例為計算，共 34 位女性訴訟人，其中 11 位在丈夫的陪同下出庭，比例約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二無丈夫陪同出席，合理推斷為未婚或是寡婦。從法庭記錄來看，我們無法得知這些上法庭的已婚女性有多少能動性，也分辨不出該訴訟是由她們還是丈夫主導。而即使是未婚女性及寡婦，我們也難以推定其能動性比已婚婦女來得多，因為她們的訴訟策略多由訴訟代理人給予意見，因此難以衡量這些女性的能動性。但如學者沃克所說，在不完整的史料下，我們唯一能確定的是，其作為訴訟者能夠發起訴訟的能動性(litigant agency)。

雖然女性的能動性難以衡量，但法庭紀錄記載了她們在訴訟時，所用的策略及主張，因此能讓讀者們看見女性繼承的樣貌。本文藉由案例分析女繼承人如何分割財產，從紛爭到訴訟策略，在在反映了法

律雖然簡單規範了女兒均分遺產，但實際執行起來卻有不同可能性。本文也試圖彌補學界對於平民女繼承人研究之不足，比較她們是否因階級而和貴族女繼承人有不同的繼承訴訟經驗。藉由十三世紀的法律及案例，可看見女性的繼承分同時具有重要性及脆弱性。以重要性來說，女性繼承分對夫家及娘家都很重要，法庭上的所有紛爭同時牽扯著多方的家族利益；就脆弱性而言，丈夫在婚姻裡對妻子的財產有相當大的處分權，且在家族利益的大框架下，法律壓縮了女性對自身財產的處分權。本文也認為，從關於女性處分財產的法律如何變遷，可以清楚看見法律如何形塑女性在家庭權力結構裡「該有」的樣子及位階，並以此幫助研究者們理解中古英格蘭女性的不同面向。相對男性，紀錄女性的文字較少，而法庭紀錄是少數能讓我們窺見女性權利的史料之一，本文以此嘗試勾勒了共同女繼承人之間的紛爭，以展現女性在長子繼承制度下被忽略的面貌，並期待此研究能為往後中古英格蘭性別史、法律史或是社會史的研究者提供不同視角。⁹⁷或許有無數個同名的茉德及艾格尼斯，但不論是來自貴族的茉德還是平民的茉德，每一個案件都是不同的個案，有著不同的故事，不應在歷史討論中被忽略，希望這些女繼承人至少在這篇文章裡，能為讀者所看見。

(本文於 2020 年 1 月 31 日收稿；2020 年 8 月 20 日通過刊登)

⁹⁷ 本文觸碰的議題不只包括女性的繼承分，更囊括了許多本文未能深入討論之議題，例如法律與王權之間的關係、王權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封建社會下女性在家庭裡的角色以及地方習慣對女性財產權之影響等等，礙於能力有限，本文無法一一討論，但期待本文能為往後研究以上相關議題之學者提供資訊。

附錄 1 案例表格

序 號	年分	原告	被告	原告主張	被告主張	史料出 處	備註
1	1200	阿加莎 (Agatha) 及其丈 夫湯瑪 斯 (Thomas)	威廉· 霍頓 (William Huton?)	原告主張自 己是長女， 有權繼承所 有遺產	被告主張原 告並非長女	CRR, vol. 1, 250-251	一卡魯特 之地/薩 佛克郡 (Suffolk)
2	1207	哈維絲 (Hawise) 以及其 丈夫休 斯 (Hugh de Polstede)	華特 (Walter de Grant Curt)	被告侵佔 哈維絲母 親愛絲琳 (Ascelin) 的 嫁妝，同時 也是哈維 絲的應繼 分	被告表示， 除非另一共 同繼承人茱 莉雅 (Julia, 被告的姐 妹) 在場，否 則拒絕答辯	CRR, vol. 4, 80-81, 102.	一卡魯特 之地/諾 福克郡 (Norfolk)
3	1220	羅傑 (Roger)	艾多尼雅 (Idonea) 、瑪傑莉 (Margery) 以及伊 莉莎白 (Elizabeth)	主張被告入 侵系爭土地	主張系爭土 地來自三姐 妹的母親， 因此為她們 的繼承分	CRR, vol. 4, 268-269	

4	1220	茉 德 (Maud)	愛麗絲 (Alice) 約 翰 (John)	主張其被監 護人送至修 道院，侵佔 應繼分		CRR, vol. 9, 65	赫特佛郡 (Hertfords hire)
5	1226	茱莉亞 (Julia) 及其丈 夫湯瑪 斯 (Thomas Cusin)	佩特洛 妮 拉 (Petroni lla)	姐姐拿走全 部遺產，而 自己一無所 有	被告認為自 己是長女， 應像長子繼 承般繼承所 有遺產	CRR, vol. 12, 374	
6	1226	西西莉 (Cecily de Swinetorp)	茉 德 (Maud) 及其丈 夫湯瑪 斯 (Thomas de Sandel')	主張其為過 世兄長休斯 (Hugh de Moeles) 之 繼承人		CRR, vol. 12, n. 1847	主張兄長 遺產的四 分之一 / 諾丁罕郡 (Nottingh amshire) 及赫特佛 郡

7	1227	莎拉 (Sara) 及其丈夫理查 (Richard de Pirie)	艾維西亞 (Avicia) 及其丈夫拉斐爾 (Ralph)，以及 茱莉亞 (Julia)	主房屋及其 周邊土地為 長女所有	系爭土地已 分割過，且 原告拿走了 較好的土地	CRR, vol. 12, 379-380	一房屋及 六英畝之 地 / 格 拉 斯 特 郡 (Gloucestershire)
8	1236	西西莉 (Cecily) 以及 阿加莎 (Agatha)	伊莎貝 (Isabel)	被告侵佔姐 妹兩人的應 繼分	其後達成協 議	Calendar of Kent Feet of Fines, 137.	八十英畝 的三分之 一 / 肯 特 郡(Kent)
9	1237	伊莎貝 以及古 諾 拉 (Isabel of Fleet, Gunnora of Fleet)	艾莉絲 (Alice)、 克莉絲 汀 (Christine) 以及兩 人的丈 夫	兩位被告侵 佔姐妹兩人 的應繼分	其後達成協 議：兩位被 告以每年三 先令六馬克 的價錢支付 原告	CRR, vol. 16, n. 256.	五英畝之 地以及十 英畝之地 / 約 克 郡 (Yorkshire)

10	1249	愛麗絲 (Alice la Burgeise)	亨利 (Henry)	原告要求返還其被處分之財產	被告主張，按照溫徹斯特的傳統，丈夫能因生活所需而處分妻子財產，妻子於成為寡婦時不得要求返還	JUST 1/776, AALT, IMG 5781	一房屋及其附加權利溫徹斯特 (Winchester)
11	1249	克莉絲汀娜 (Cristina)	愛德莫 (Edmund Silvestar)	原告主張其亡夫遺產地被丈夫賣掉，於是向被告請求返還	被告主張同案 10	JUST 1/776, ALLT, IMG 5781	一房屋及其附加權利溫徹斯特
12	1275	茉德 (Maud de Clare)	伊莎貝 (Isabel de Forz)	在丈夫的脅迫下將自己的嫁妝轉移給被告	主張該處分有在國王的法庭繳交罰金並認證	Linda E. Mitchell, <i>Portraits of Medieval Women</i> , 36.	那維斯比莊園(the manor of Navesby)/北安普敦郡 (Northamptonshire)

13	1276	伊莎貝 (Isabel Lungevi lle)	瓊 (Joan) 及其丈 夫約翰 (John of Braybro oke)	主張被告拿 走全部繼承 分，自己一 無所有	此案早已被 西敏寺的民 宿法院駁回	Earliest English Law Report, vol. 3, 46-47; vol. 1, 97-98	一騎士田 地 / 貝德 福 郡 (Bedfords hire)
14	1278	艾格尼 斯 (Agnes)	瓊 (Joan)	主張被告拿 走全部繼承 分，自己一 無所有	1.主張自己 有原告主張 之部分土地 2.要求另一 共同繼承人 列席 3.主張原告 並無繼承土 地之合法性	EELR, vol. 3, 53-54	八十英畝 的二分之 一 / 赫特 福 郡 (Hertfords hire)
15	1290	艾格尼 斯 (Agnes) 及其丈 夫約翰 (John du Boys)	露 西 (Lucy) 以及茱 利安娜 (Juliana)	1.另外兩位 姐妹拿走全 部繼承分 2.辯駁其結 婚時所備受 與之土地不 是嫁妝，而 是可代代相 傳之采邑	1.主張被繼 承人生前有 售與原告嫁 妝 2.原告若 要重新分配 遺產，須將 期嫁妝返回 後另行分配	Year Books, vol. 2, 400	

16	1290	茉 德 (Maud)	瓊 (Joan) 及其丈 夫羅傑 (Roger de Grimston)	其年幼時便 被姐姐及其 丈夫送至修 道院，在無 知情況下成 為修女，失 去繼承權。	1. 堅持原告 是已經出世 之修女 2. 在法官認 為原告兵無 真正成為修 女後，主張 另一位過著 世俗生活的 妹妹 Alice 也應該要繼 承	EELR, vol. 4, 554-555.	半個房屋 權以及二 十博瓦塔 之地 / 諾 丁 漢 郡 (Nottingh amshire)
----	------	---------------	--	---	---	------------------------------	--

附錄 2 女性繼承之領地計算

被女性繼承至少一次的爵位領地如下：Aldington (p. 1), Arundel (p. 1), Ashby (p. 3), Ashfield (pp. 3-4), Aveley (p. 4), Bampton (p. 5), Barony of Biset (pp. 5-6), Barony of Gloucester (p. 6), Barony of Miles of Gloucester (p. 6), Beckley (p. 9), Bedford (p. 10), Belvoir (p. 12), Benington (pp. 12-13), Beverstone (pp. 14-15), Blagdon (p. 15), Blythborough (p. 16), Bolam (p. 17), Bolingbroke (pp. 17-18), Bourn (p. 19), Bradninch (pp. 20-1), Braose Baronies in Wales (pp. 21-2), Bulwick (p. 22), Burgh By Sands (pp. 23-4), Burstwick (pp. 24-5), Cainhoe (pp. 26-7), Castle Combe (p. 28), Castle Holgate (pp. 28-9), Cavendish (pp. 29-30), Caxton (p. 30), Chester (pp. 32-3), Chipping Warden (pp. 33-4), Chiselborough (p. 34), Clare (pp. 34-5), Clifford (p. 35), Cogges (pp. 36-7), Gottingham (p. 37), Crick (pp. 37-8), Curry Malet (p. 38), Eaton Bray (pp. 39-40), Ellingham (pp. 41-2), Embleton (p. 42), Erlestole (p. 42), Ewyas Harold (p. 43), Field Dalling (p. 44), Folkestone (pp. 44-5), Folkingham (p. 46), Freiston (pp. 47-8), Great Bealings (p. 48), Great Torrington (pp. 48-9), Hanslope (pp. 50-51), Hatch Beauchamp (p. 51), Headinton (pp. 51-2), Helmsley (p. 52), Hockering (pp. 53-4), Hook Norton (p. 54), Hooton Pagnell (p. 55), Hunsingore (p. 56), Kendal (pp. 56-7), Kirklington (pp. 58-9), Leicester (pp. 61-2), Long Crendon (pp. 62-4), Marshwood (p. 64), Morpeth (pp. 65-6), Much Marcle (p. 66), Mulgrave (pp. 66-7), Nether Stowey (p. 67), North Cadbury (p. 68), Odell (pp. 68-9), Okehampton (pp. 69-70), Pleshy (pp. 71-2), Poorstock (p. 72), Pulverbatch (pp. 73-4), Redbourne (pp. 74-5), Richard's Castle (p. 75), Shelford (p. 76-

7), Skelton (pp. 77-8), Skirpenbeck (pp. 78-9), Southoe (p. 80), Stafford (p. 81), Stainton Le Vale (pp. 81-90), Stansted Mountfitchet (p. 83), Staveley (pp. 83-4), Stoke Trister (p. 84), Styford (pp. 84-5), Tarrington (pp. 86-7), Thoresway (pp. 88-9), Totnes (p. 89), Trematon (pp. 90-2), Walkern (p. 92), Warwick (pp. 93-4), Wem (pp. 94-5), Weobley (pp. 95-6), West Dean (pp. 96-7), West Greenwich (pp. 97-8), Whitchurch (p. 98), Winterbourne St. Martin (pp. 99-100), Wooler (p. 100), Wormegay (p. 101), Writtle (p. 102), Alnwick (p. 103), Appleby (pp. 103-4), Barnstaple (p. 104), Barony of Ros (pp. 105-6), Bourne (pp. 107-8), Bramber (p. 108), Brattleby (p. 109), Callerton (pp. 109-110), Chepstow (pp. 110-11), Chilham (pp. 111-12), Chitterne (p. 112), Clun (pp. 112-13), Dudley (p. 113), Egremont (p. 115), Eton (pp. 116-17), Flamstead (pp. 117-18), Fotheringay (pp. 118-19), Headstone (p. 119), Hasting (pp. 119-20), Haughley (pp. 120-1), Hepple (p. 122), Horsley (pp. 122-3), Irthington (p. 124), Kempsford (pp. 125-6), Kentwell (p. 126), Langley (pp. 127-8), Lavendon (p. 128), Lewes (pp. 128-9), Liddel Strength (p. 129), Little Easton (p. 130), Manchester (p. 130), Mitford (pp. 131-2), Odcombe (pp. 132-3), Old Wardon (pp. 133-4), Papcastle (pp. 134-5), Patricksbourne (pp. 135-6), Pontefract (p. 138), Rayne (pp. 139-40), Richmond (pp. 140-1), Skipton (p. 142), Stogursey (pp. 143-4), Swanscombe (pp. 144-5), Tamworth (pp. 145-6), Topcliff (p. 148), Whalton (p. 150), Witham (p. 151).

曾因男性繼承人死亡而由該男性之姐妹繼承至少一次之爵位領地：Arundel (p. 1), Ashby (p. 3), Ashfield (pp. 3-4), Bampton (p. 5), Barony of Gloucester (p. 6), Barony of Miles of Gloucester (p. 6), Bedford (p. 10), Belvoir (p. 12), Beverstone (pp. 14-15), Bolingbroke (pp. 17-18), Bourn (p. 19), Bulwick (p. 22), Burgh By Sands (pp. 23-4), Burstwick (pp. 24-5),

Cainhoe (pp. 26-7), Castle Holgate (pp. 28-9), Cavendish (pp. 29-30), Chester (pp. 32-3), Clare (pp. 34-5), Gottingham (p. 37), Eaton Bray (pp. 39-40), Ellingham (pp. 41-2), Folkestone (pp. 44-5), Folkingham (p. 46), Great Torrington (pp. 48-9), Hanslope (pp. 50-1), Helmsley (p. 52), Hockering (pp. 53-4), Hook Norton (p. 54), Hunsingore (p. 56), Kendal (pp. 56-7), Leicester (pp. 61-2), Long Crendon (pp. 62-4), Odell (pp. 68-9), Pleshy (Henry de Bracton, *De Legibus et Consuetudinibus Angliae*, ed., George E. Woodbine, rev. and trans. Samuel E. Thorne, 4 vol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77). pp. 71-2), Poorstock (p. 72), Pulverbatch (pp. 73-4), Redbourne (pp. 74-5), Shelford (pp. 76-7), Skelton (pp. 77-8), Southoe (p. 80), Stafford (p. 81), Stainton Le Vale (pp. 81-90), Stansted Mountfitchet (p. 83), Staveley (pp. 83-4), Stoke Trister (p. 84), Totnes (p. 89), Warwick (pp. 93-4), West Greenwich (pp. 97-8), Whitchurch (p. 98), Winterbourne St. Martin (pp. 99-100), Wooler (p. 100), Barony of Ros (pp. 105-6), Brattleby (p. 109), Callerton (pp. 109-10), Chepstow (pp. 110-11), Chilham (pp. 111-12), Dudley (p. 113), Egremont (p. 115), Eton (pp. 116-17), Flamstead (pp. 117-18), Fotheringay (pp. 118-19), Haughley (pp. 120-1), Horsley (pp. 122-3), Lavendon (p. 128), Manchester (p. 130), Odcombe (pp. 132-3), Old Wardon (pp. 133-4), Papcastle (pp. 134-5), Patricksbourne (pp. 135-6), Pontefract (p. 138), Skipton (p. 142), Stogursey (pp. 143-4), Swanscombe (pp. 144-5). Ivor J. Sanders, *English Baronies: A Study of their Origin and Descent 1086*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60).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 Bracton, Henry de. *De Legibus et Consuetudinibus Angliae*. 4 vols. Edited by George E. Woodbine. Revised and translated by Samuel E. Thorn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1977.
- Bracton, Henry de. *Bracton's Note Book*. 3 vols. Edited by Frederic W. Maitland. London: C.J. Clay & sons, 1887.
- Brand, Paul, ed. *The Earliest English Law Reports*. 4 vols. London: Selden Society, 1996-.
- Churchill, Irene, J. Ralph Griffin, and F. W. Hardman, eds. *Calendar of Kent Feet of Fines, to the End of Henry III's Reign*. Ashford: Kent Archaeological Society, 1956.
- Curia Regis Rolls: Preserved in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20 vols. London: HMSO, 1922-1979.
- Douglas, David C., and George W. Greenaway, eds.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Vol. 2. London: Eyre Methuen, 1981.
- Douglas, David C., and Harry Rothwell, eds.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Vol. 3. London: Eyre and Spottiswoode, 1975.
- Foster, C. W., ed. *Final Concords of the County of Lincoln from the Feet of Fines Preserved in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A.D. 1244-1272*. Vol. 2. Horncastle: Lincoln Record Society, 1920.
- Glanville, Ranulf de. *Tractatus de Legibus et Consuetudinibus Regni Angliae qui Glanvilla Vocatur. The Treatise on the Laws and Customs of the Realm of England, Commonly Called Glanvill*.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G. D. G. Hall. London: Nelson, 1965.
- JUST 1 Eyre Rolls (未出版)。
- The Statutes of the Realm*, 11 vols. London: Dawsons of Pall Mall, 1963.
- Walker, Margaret S., ed. *Feet of Fines for the County of Lincoln for the Reign of King John, 1199-1216*. London: Pipe Roll Society, 1954 for 1953.

- Ward, Jennifer C., ed. *Women of the English Nobility and Gentry, 1066-1500*.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5.
- Horwood, Alfred J., ed. and trans. *Year Books of the Reign of King Edward I*. Vol 2. London: Longmans, Green, Reader, and Dyer, 1863-1879.

二、近人論著

- 胡芷妍，〈單身非邊緣——試析三十份中古晚期倫敦未婚女性遺囑〉，《新史學》，26：4(臺北，2015)，頁 185-226。
- 彭金瑞，《實用英漢法律大詞典》，香港：商務印書(香港)有限公司，2019。
- 王澤鑑主編，《英美法導論》，臺北：元照出版，2020。
- Barron, Caroline. "The 'Golden Age' of Women in Medieval London." *Reading Medieval Studies* 15 (1989): 35-58.
- Biancalana, Joseph. *The Fee Tail and the Common Recovery in Medieval England: 1176-150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Brand, Paul. *The Making of the Common Law*. London: Hambledon Press, 1992.
- Brand, Paul. *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Legal Profession*. Oxford: Blackwell, 1992.
- Brand, Paul. "The Date and Authorship of Bracton: a Response." *The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 31:3 (2010): 217-244.
- Crook, David, and Louise J. Wilkinson, eds. *The Growth of Royal Government under Henry III*. Woodbridge: Boydell Press, 2015.
- Crook, David. *Records of the General Eyre Public Record Office Handbook*. London: HMSO, 1982.
- Hudson, John,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Laws of England*. Vol. 2, 871-121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 Holt, James C. *Colonial England, 1066-1215*. London: The Hambledon Press, 1997.
- Holt, James C. "Feudal Society and the Family in Early Medieval England, IV: The Heiresses and the Alien." *TRHS*, 5th series 35 (1985): 1-28.
- Leyser, Henrietta. *Medieval Women: A Social History of Women in England, 450-1500*. London: Phoenix Giant, 1996.
- McIntosh, Marjorie K. "The Benefits and Drawbacks of Femme Sole Status in England, 1300

- 1630." *The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44:3 (July 2005): 410-438.
- Milsom, Stroud F. C. "Inheritance by Women in the Twelfth and Early Thirteenth Centuries." In *On the Laws and Customs of England: Essays in Honor of Samuel E. Thorne*, edited by Morris S. Arnold and others, 60-87.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1.
- Mitchell, Linda E. *Portraits of Medieval Women: Family, Marriage and Politics in England 1225-1350*.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 Payling, Simon J. "The Economics of Marriage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 The Marriage of Heiresse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54:3 (August 2001): 413-429.
- Pollock, Frederick, and F. W. Maitland. *The History of English Law before the Time of Edward I*. 2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 Power, Eileen. *Medieval English Nunneries c. 1275-153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2.
- Sanders, Ivor J. *English Baronies: A Study of their Origin and Descent 1086-1327*.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60.
- Stenton, F. M. *The First Century of English Feudalism*. 2nd edi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1.
- Tullis, Sarah. "Glanvill after Glanvill: The Afterlife of a Medieval Legal Treatise." In *Laws, Lawyers and Texts: Studies in Medieval Legal History in Honour of Paul Brand*, edited by Susanne Jenks, Jonathan Rose and Christopher Whittick, 327-359. Leiden: Brill, 2012.
- Turner, Ralph V. "The Origins of Common Pleas and King's Bench."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 21:3 (July 1977): 238-254.
- Walker, Sue Sheridan. "The Feudal Family and the Common Law Courts: The Pleas Protecting Rights of Wardship and Marriage, c.1225-1375." *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 14:1 (March 1988): 13-31.
- Walker, Sue Sheridan. "'Litigant Agency' in Dower Pleas in the Royal Common Law Courts in Thirteenth and Early Fourteenth Century England."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 24:3 (December 2003): 215-236.
- Waugh, Scott L. *The Lordship of England: Royal Wardships and Marriages in English Society and Politics, 1217-1327*.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Yates, Joseph Brooks. *The Rights and Jurisdiction of the County Palatine of Chester, the Earls Palatine, the Chamberlain, and Other Officers*. Vol. 37. Manchester: Print for the Chetham Society, 1854.

三、網路資料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http://0-www.oxforddnb.com.catalogue.libraries.london.ac.uk/view/article/47242?back=>. Accessed May 31. 2020.

Anglo-American Legal Tradition. <http://aalt.law.uh.edu/IndexPri.html>. Accessed May 31. 2020.

Anglo-American Legal Tradition. “JUST 1/776, AALT, IMG 5781.” http://aalt.law.uh.edu/AALT4/JUST1/JUST1no776/aJUST1no776fronts/IMG_5781.htm. Accessed May 31. 2020.

Anglo-American Legal Tradition. “JUST 1/776, AALT, IMG 5777.” http://aalt.law.uh.edu/AALT4/JUST1/JUST1no776/aJUST1no776fronts/IMG_5777.htm. Accessed May 31. 2020.

Early English Law. “Henry I’s coronation charter (Hn cor).” <https://earlyenglishlaws.ac.uk/laws/texts/hn-cor/view/#edition-3/edition-1>. Accessed May 14. 2020.

「全國法規資料庫」，<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Rela.aspx?PCODE=B000001&FLNO=1122&ty=L>，擷取日期：2020年6月1日。

Heiresses' Inheritance Disputes in Thirteenth-Century England

Sheng-yen Lu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heiresses strove to obtain their inheritances through courts in thirteenth-century England. Whilst most scholarship has concentrated on heiresses of the nobility and gentry, as they are well documented in primary sources, this study focuses more on heiresses from the middle and the lower social rungs by investigating different court records in order to discuss: first, the challenges ordinary heiresses faced in courts and their response to them; second, the dynamics between co-heiresses and their family members, and third,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s rights to inheritance in thirteenth-century England. As an important means of transmitting property, women, however, did not enjoy as much right to their property as men did, which was repeatedly confirmed in *Glanvill* and *Bracton*. Their right to dispose of their own inheritance and *maritagium* was further circumvented by the enactment of the Statute of Westminster II 1285, which prioritized the heir's interests. Nevertheless, by using case studies,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how women fought for their inheritance shares with limited freedom and advances our knowledge of the dynamics between co-heiresses and reciprocal relations between women and law.

Keywords: heiress, medieval women, partible inheritance, the Statute of Gloucester, the Statute of Westminster II